

丑陋的中国人

作者：柏扬

本文是柏扬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後，美国国务院拿来做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力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全国各阶层的朋友。不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听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讲演，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麽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作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後，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着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後我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後，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後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麽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柬埔寨、寮国被驱逐出来的中国人，我们所讲的「中国人」不是国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统或文化。有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团的一员，到了那裏几天之後，不能忍受，哭着回来。她说：「那种惨状我看不下去。」後来我到了泰国。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好比说：中国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邻居太烫替你缝两针，你给她半碗米作为同报，这就是商业行为，然後泰国士兵会逼看那位太烫全身脱光，走到裁判所，问她：「你为什麼做这种违法的事情？」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我除了难过和愤怒外，只有一个感慨「中国人造了什麼？为什麼受到这种待遇？前年，我同我太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看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卖主是一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讲，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释，我们觉得很亲切，问她「你怎麼会讲中国话？」她说：「我是中国人，从越南逃出来的。」她就住在考伊兰难民营，一面说，一面呜咽。我只好安慰她：「至少现在还好，没有挨饿。」在告辞转身时，听到她叹了一口气「唉！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我对这一声叹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纪的南洋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最使我们痛苦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於幻灭。来了一个盼望，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再来一个盼望，而又是一个幻灭，又是一个失望。又是一个更坏。一而再再而三。民族固然长长的，但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真是一首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後怎麼辦，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後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在中国广大的大陆上，「反右」之後接着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麼大的一场人造浩劫。不仅是生命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人如果离开了人性和高贵的品德，就跟禽兽毫无区别。十年浩劫使许多人都成了禽兽。这样一个民族：品质堕落到这种地步，怎麼能够站得起来？在马来 西亚，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裏面有马来

文，有英文，就是没有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象一方面说，马来人的心胸不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麼都没有了。

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香港，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土地被外国抢走。都是一种羞耻。等到收复它的时候，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样，回到母亲的怀抱。双方都非常欢喜。各位都知道法国将阿尔萨斯、劳兰两个省割给德国的事情，当它们丧失的时候，是多麼痛苦，它们回归的时候，又是多麼快乐。可是我们的香港，一听说要回归祖国，立刻吓得魂飞魄散。这是怎麼一回事？至於我们在台湾，有些台湾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主张台湾独立。想当年。三十年前，当台湾回归祖国的时候，大家高兴得如痴如狂。真是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三十年之後。为什麼产生了要离家出走的想法？赛普路斯，一边是土耳其人，一边是希腊人。根本是两码子事；言语不一样，种族不一样，宗教不一样，什麼都不一样，土耳其人可以这样做。而我们，同一个血统，同一个长相，同一个祖先，同一种文化，同一种文字，同一种语言，只不过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麼会有这种现象？

这种种事情，使得做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麼一回事，左、右、中、独、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作杀父之仇，这算是一个什麼样的民族？这算是一个什麼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麼历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後裔。为什麼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候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麼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落，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的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麼？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再看大陆上的一些孩子，从小就要斗，就要诈欺，就要练习出卖朋友同志，就要满口谎言。多可怕的教育，我们要靠下一代，下一代却是这种样子。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平均分配。为什麼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

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 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前面有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的叫，叫多了以后就被关进大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裏沉思，我为什麼坐牢，我犯了什麼罪？犯了什麼法？出狱之後，我更不断的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例子？我到爱荷华，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使我发现，像我这种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湾坐牢，就在大陆坐牢。他们同我讲：「你这个脾气，到不了红卫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为什麼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问他们：「你为什麼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就是这样。为什麼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前几天，有位从北京来的「全国作家协会」的党书记，我同他谈，把我气得讲不出话来。我觉得我吵架还蛮有本领，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子打闷了。但不能怪他，甚至於在台北关我的特务，都不能责备，换了各位，在那个环境之中，纳入那种轨道之後，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因为你觉得做得是对的。我也会那样做。因为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常听到有人说：「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裏。」我年纪大了之後，觉得这话很有问题，事实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机裏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後，身不由主。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後，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麼深奥，多麼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於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因为中华民国跟美国没有邦交，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再出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先生，我们从前没见过面，捐了一个这麼大的数目，使我感动。他和我谈话，他说：「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看了你的书之後，才觉得不是那麽一回事，所以说，我想请你当面指教。」裴竹韦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後，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我第一次出国时，孙观汉先生跟我讲：「你回国之後，不准讲一句话：唉！中国人到那裏都是中国人。」我说：「好，我不讲。」回国之後，他问我：「你讲得怎麽样？」我说：「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中国人到那裏都是中国人。」他希望我不要讲这句话。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干年後，有所改变，想不到并没有变。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是不是上帝

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这不是自我安慰，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国人，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好的国家。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麼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後，再去追求强大不迟。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麼几百年以来，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麼原因？

我想冒昧的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己不争气，却怪祖先。」这话有一个大漏洞。记得易卜先生有一出名剧（按，[本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个梅毒的儿子，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吃药。有一次，儿子愤怒的说：「我不要这个药，我宁愿死。你看你给我一个什麼样的身体？」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假定我们要怪的话，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麼样的文化？这麼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腥等热饶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裏充满了羡慕。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徵。最明显的特徵之一就是脏、乱、吵。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我们的厨房脏乱。我们的家庭脏乱。有很多地方，中国人一去，别人就搬走了。我有一个小朋友，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嫁给一个法国人，住在巴黎，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都在她家，打过地铺。她跟我说：「她住的那栋楼裏，法国人都搬走了，东方人都搬来了。」（东方人的意思，有时候是指整个东方，有时候专指中国人。）我听了很难过，可是随便看看，到处是冰淇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处跑，到处乱画，空气裏有潮湿的霉味。我问：「你们不能弄乾淨吗？」她说：「不能。」不但外国人觉得我们脏，我们乱。经过这麼样提醒之後，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脏、我们乱。至於吵，中国人的嗓门之大，真是天下无双，尤以广东老乡的嗓门最为叫座。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两个广东人在那裏讲悄悄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他们在干什麼？他们说：「我们正耳语。」

为什麼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嗓门高，理都跑到我這裏来了，要不然我怎麼会那麼气愤？我想这几点足使中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使我们的内心不能平安。因为吵、脏、乱，自然会影响内心，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至於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我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人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巨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虱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我只好说：「你知道中国人不团结是什麽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怜你们，才教中国人不团结。」我一面讲，一面痛彻心腑。

中国人不但不团结，反而有不团结的充分理由，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理由写成一本书。各位在美国看得最清楚，最好的标本就在眼前，任何一个华人社会，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对方置於死地。中国有一句话：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有什麽用？中国人在内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可是你说他不了解，他可以写一本团结重要的书给你看看。我上次（一九八一）来美国，住在一个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家裏，谈得头头是道，天文地理，怎麽样救国等等，第二天我说：「我要到张三那儿去一下。」他一听是张三，就眼冒不屑的火光，我说：「你送我去一下吧！」他说：「我不送，你自己去好了。」都在美国学校教书，都是从一个家乡来的，竟不能互相容忍，那还讲什麽理性？所以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一项严重的特徵。

各位在美国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人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在马来西亚就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朋友住在那儿开矿，一下子被告了，告得很严重，追查之下，告他的原来是个老朋友，一块从中国来的，在一起打天下的。朋友质问他怎麽做出这种下流的事？那人说：「一块儿打天下是一块儿打天下，你现在高楼大厦，我现在搞的没办法，我不告你告谁？」所以搞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譬如说，在美国这麽大的一个国度，沧海一粟。怎麽会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有人告你麽！谁告你？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就是中国人告你。有许多朋友同我说：如果顶头上司是中国人时，你可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他不但不会提升你，裁员时还会先开除你。因为他要「表示」他大公无私，所以我们怎麽能跟犹太人比？我常听人说：「我们同犹太人一样，那麽勤劳。」我觉得这话应该分两部分来讲，一个是，中国人的勤劳美德，在大陆已

被四人帮整个破坏。几千年下来，中国唯一最重要的美德——勤劳，现在已不存在。第二，我们拿什麼来跟犹太人比？像报纸上说的：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不得了啦，三个人有三个意见。但是，却故意抹杀一件事情，一旦决定了之後，却是一个方向，虽然吵得一塌糊涂，外面还在打仗，敌人四面包围。仍照旧举行选举！各位都现白，选举的意义是必须有一个反对党，没有反对党的选举，不过是一台三流的野台戏。在中国，三个人同样有三个意见，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样的是，中国人在决定了之後，却是三个方向。好比说今天有人提议到纽约，有人提议到旧金山，表决决定到纽约。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会去纽约。如果是中国人，哼，你们去纽约，我有我的自由，我还是去旧金山。我在英国影片中，看见一些小孩子在争，有的要爬树，有的要游泳，闹了一阵之後决定表决，表决通过爬树，於是大家都去爬树。我对这个行为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民主不是形式，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民主是「以示民主」：投票的时候，大官还要照个相，表示他降贵纓尊，民主并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只成为他表演的一部分。

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国人的品质不好，而是中国的文化中，有滤过性的病毒，使我们到时候非显现出来不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明知道这是窝里斗，还是要窝里斗。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各位有没有听到中国人认错？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这件事我错了。」你就应该为我们国家民族额手称庆。我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结果是我错怪了她，她哭得很厉害，我心里很难过。我觉得它是幼小无助的，她只能靠父母，而父母突然一翻脸，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我抱起她来，我说：「对不起，爸爸错了，爸爸错了，我保证以後不再犯，好女儿，原谅爸爸。」她很久很久以後才不哭。这件事情过去之後，我心里一直很痛苦，但是我又感到无限骄傲，因为我向我的女儿承认自己错误。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我教书的时候，学生写周记，检讨一周的行为，检讨的结果是：「今天我被某某骗了，骗我的那个人，我对他这麼好，那麼好，只因为我太忠厚。」看了对方的检讨，也是说他太忠厚。每个人检讨都觉得自己太忠厚？那麽谁不忠厚呢？不能够认错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认错的能力。我们虽然不认错，错还是存在，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要毒的话。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宏扬世界。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全都是大话、空话。我不再举假话、谎话的例子，但中国人的毒话，却十分突出，连闺房之内，都跟外国人不同。

同。外国夫妻昵称「蜜糖」「打铃」，中国人却冒出：「杀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毒话就更无限上纲，使人觉得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恶毒、下流？

我有位写武侠小说的朋友，后来改行做生意，有次碰到他，问他做生意可发了财？他说：「发什么财？现在就要上吊！」我问他为什么赔了？他说：「你不晓得，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讲了半天，你还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很多外国朋友对我说：「和中国人交往很难，说了半天不晓得他心里想什么。」我说：「这有什么稀奇，不要说你们洋人，就中国人和中国人来往，都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什么。」要察颜观色，转弯抹角，问他说：「吃过饭没有？」他说：「吃了」其实没有吃，肚子还在叫。譬如说选举，洋人的作风是：「我觉得我合适，请大家选我。」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即令有人请他，他也一再推辞：「唉！我不行啊！我那里够资格？」其实你不请他的话，他恨你一辈子。好比这次请我讲演，我说：「不行吧！我不善于讲话呀！」可是真不请我的话，说不定以后台北见面，我会飞一块砖头报你不请我之仇。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会使我们的错误永远不能改正。往往用十个错误来掩饰一个错误，再用一百个错误来掩饰十个错误。

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国教授，有一位也在那个大学教书的老朋友，跑来看我，他说：「晚上到我那儿去吃饭。」我说：「对不起，我还有约。」他说：「不行，一定要来！」我说：「好吧，到时候再说。」他说：「一定来，再见！」我们中国人心里有数，可是洋人不明白。办完事之后？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说：「我要回去了。」英国教授说：「哎！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了的吗？要到他家去啊。」我说：「哪有这回事？」他说：「他一定把饭煮好了等你。」外国人就不懂中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

这种种情形，使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辈朋友，还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权势，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钱，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这些都是精神浪费。所以说，有句俗语：「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人」就是软体文化，各位在国外住久了，回国之后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压力。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难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为你讲了实话，别人以为你是攻击你难道要颠覆政府呀？这是一个严重的课题，使我们永远在一些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打转。我有一个最大的本领，开任何会议时，我都可以坐在那里睡觉，睡醒一觉之后，会也就结束。为什么呢？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听不听都一样。不只台湾如此，大陆尤其严重。今年(一九八四)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一位大陆著名的女作家谌容，写了一篇小说《真真假假》，推荐给各位，务请拜读。环境使我们说谎，使我

们不能诚实。我们至少应该觉得，坏事是一件坏事，一旦坏事被我们认为是一件荣耀的事，认为是无所谓的事的话，这个民族的软体文化就开始下降。好比说偷东西被认为是无所谓的事，不是不光荣的事，甚至是光荣的事，这就造成一个危机，而我们中国人正面对这个危机。

因为中国人不断的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的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么大，文化这么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单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一下子就会现出使人惊异的成就。但是要保持这个奇迹，中国人却缺少这种能力。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可怜的成就，于是耳朵就不灵光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会走了，因为他开始发烧。为了两篇文章就成了一个作家。拍了两部电影就成了电影明星，当了两年有点小权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到美国来念了两年书就成了专家学人；这些都是自我膨胀。台湾曾经出过一个车祸，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出去旅行，车掌小姐说：「我们这位司机先生，是天下一流的司机，英俊、年轻。」那位司机先生立刻放开方向盘，同大家拱手致意。这就是自我膨胀，他认为他技术高明，使他虽不扶方向盘，照样可以开车。若干年前，看过一部电影。有一次，罗马皇帝请了一个人来表演飞翔，这个人自己做了一对翅膀，当他上塔之前，展示给大家看，全场掌声雷动。他一下子膨胀到不能克制，觉得伟大起来，认为不要这对翅膀照样可以飞，接着就顺着梯子往上爬，他太太拉他说：「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能飞的，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他说：「你懂什么？」他太太追他，他就用脚踩他太太的手。他到了塔上后，把盖子一盖，伟大加三级，再往下一跳，噗通一声就没有了。观众大发脾气：我们出钱是看飞的，不是看摔死人的，教他太太飞。他太太凄凉的对她丈夫在天之灵说：「你膨胀的结果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妻子。」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么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

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还没有关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於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台北有个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诊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给救活了。两三天之後：他的家人觉得中心诊所费用较大，预备转到荣民总医院，就跟医生去讲，医生一听之下大发雷霆。说：「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来，现在要转院呀。」於是不由分说，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几乎死掉，朋友向我谈起这件事时，既悲又愤，我向他说：「你把那医生的名字告诉我，我写文章揭发他。」他大吃一惊说：「你这个人太冲动，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讲。」我听了气得发疯，我说：「你怕什麼？他只不过是个医生而已，你再生病时不不找他便是了，难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报复不可？再说，他如果要对付的话，也只能对付我，不会对付你。是我写的，我都不怕，你怕什麼？」他说：「你是亡命之徒。」我觉得我应该受到赞扬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爱护我，不愿意我去闯祸。然而这正是神经质的恐惧，这个也怕，那个也怕。

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纽约发生了一次抢案，是一个中国人被抢，捉到强盗後，他不敢去指认。每个人都恐惧的不得了。不晓得什麼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力，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我假如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我假如是一个暴君，对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它的话，真是天理不容。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以中国的暴君、暴官，永远不会绝迹。中国传统文化里——各位在《资治通鉴》中可以看到一再强调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灿烂的时代。但是从那个时代之後，中国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这样下来之後，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就像用塑胶口袋往大脑上一套，滴水不进。一位朋友说，「怎麼没有思考力？我看报还会发牢骚。」思考是多方面的事，一件事不仅有一面，不仅有两面，甚至有很多面。孙观汉先生常用一个例子，有一个球：一半白，一半黑，看到白的那半边的人，说它是个白球。另一边的人，则说它是个黑球，他们都没有错，错在没有跑到另一边去看，而跑到另一边看，需要想像力和思考力。当我们思考问题

时，应该是多方面的。

有一则美国的小幽默，一位气象学系老师举行考试，给学生一个气压计，叫他用「气压计」量出楼房的高度，意思当然是指用「气压」测量高度。但那位学生却用很多不同方法，偏偏不用「气压」，老师很生气，就给他不及格，学生控诉到校方委员会，委员会就问他为什麼要那麼同答？他说：「老师要我用那个「气压计」来量楼有多高。他并没有说一定要用「气压」，我当然可以用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委员会的人问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学生：「还有很多，我可以用绳子把气压计从楼上吊下来，再量绳子，就知道楼有多高。」「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学生说：「还有，我可以找到这栋楼房的 管理员，把这个气压计送给他，让他告诉我这个楼有多高。」这个学生并不是邪门，他所显示的意义，就是一种想像力和思考力，常使浆糊脑筋吓死。

还有一种「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有卖西瓜的，於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麼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後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险，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少鉴赏能力，什麼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

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有认识字的人，都 在那裏注解孔丘的学说，或注解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 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就是由於这个酱缸深不可测，以至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即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乾屎橛。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我们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别人有法制，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什麼，我就有什麼。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

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道。鉴赏家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收集了很多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请求他送一套或卖一套给我，他当场拒绝，因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挥和乐队演奏，并不一样。我听了很惭愧，他就是一个鉴赏家。

上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我们看到候选人的辩论，从不揭露对方隐私，因为这样做选民会免得你水准不够，丧失选票。中国人的作法就不一样，不但专门揭露隐私，而且制造隐私，用语恶毒。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样的草，什么样的社会就产生什么样的人。人民一定要自己够水准，人民自己如果不够水准，还去怪谁？对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人，我们却直着脖子叫他万岁。那你能怪他骑到你头上？拿钱买选票这种事情，使人痛心，选民在排着队选举，一看到人在付钱买票，有人就问：「怎麽不给我呀？」这种人还配实行民主？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现在，常有人讲：「政府放宽多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自由、权利是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我们如果有鉴赏能力，就一定要争取选举。严格选择对象。我们没有鉴赏的能力，连美女和麻子脸都分不出。能够怪谁？好比说画画，假使我柏杨画了毕加索的假画，有人看到说：「这真好！」花五十万美金买下来了，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是你瞎了眼！是你没有鉴赏能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毕加索的画就不会有人卖了：假画出笼，真画家只好饿死。买了假画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个人请来了一个裁缝师傅修他的门。结果把门装颠倒了，主人说：「你瞎了眼？」裁缝师傅说：「谁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错人！」这个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没有鉴赏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

中国人有这么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但是外国人有义务帮助我们，不是经济帮助，而是文化帮助。因为中国船太大，人太多，沉下去之後，会把别人也拖下漩涡淹死。在座的美国朋友，请接受我们伸出的双手。最後一点，我的感想是：我们中国人口太多，仅只十亿张大的口，连喜马拉雅山都能吞进去，使我们想到，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朋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

谢谢！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香港《百姓半月刊》；十二月一日纽约《台湾与世界杂志》；十二月八日，

台北《自立晚报》；十二月十三日洛杉矶《论坛报》。

返回 下一页

酱缸国医生和病人(代序)

作者：柏扬

话说，从前，有个酱缸国，酱缸国每天最大的事就是辩论他们是不是酱缸国。而最热闹的事就是医生和病人的争执，结果当然是医生大败，大概情形是这样的：

病人：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大摆筵席，你可要赏光驾临，作我的上宾。我的病化验的结果如何？

医生：对不起…我恐怕要报告你一个坏消息：化验的结果就在这里，恐怕是三期肺病：第一个是咳嗽……

病人：怪了，你说我咳嗽：你刚才还不是咳嗽，为什麼不是肺病？

医生：我的咳嗽跟你的不一样。

病人：有什麼不一样？你有钱、有学问，上过大学堂，喝过亚马逊河的水，血统高人一等，是不是？

医生：不能这麼说，还有半夜发烧……

病人：不能这麼说，要怎麼说才能称你的心、如你的意？半夜发烧，我家那个电扇，用到半夜能把手烫出泡，难道它也得了三期肺病！

医生（委屈解释）：吐血也是症候之一。

病人：我家隔壁是个牙医，去看牙的人都被他搞得吐血，难道他们也都得了三期肺病！

岳生：那当然不是，而是综合起来……

病人：好吧，退一万步说，即便是肺病，又是七八期肺病，又有什麼关系？值得你大呼小叫！外国人还不照样得肺病？为什麼你单指着鼻子说我。我下个月结婚，谁不知道，难道你不能说些鼓励的话，为什麼要打击我？我跟你有什麼怨？有什么仇？你要拆散我们？

医生：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只是说……

病人：我一点也不误会，我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肺腑，你幼年丧母，没有家庭温暖，中年又因强奸案和某财害命，生了大牢，对公平的法律制裁，充满了仇恨，所以看不得别人幸福，看不得国家民族享有荣耀。

医生：我们应该就事论事……

病人：我正是在就事论事，坦白告诉你你当初杀人时，是怎麼下得手的，何况那老太太又有恩於你。

医士（有点恐慌）：诊断书根据你血液、唾液的化验，我不是平空说话。

病人：你当然不是平空说话，就等於你当初的刀子，不会平空插到那老太太胸膛上一样。你对进步爱国人士的侮辱已经够了，你一心一意恨你的同胞，说他们都得了三期肺病，你不觉得可耻？

医生：老哥，我只是爱你，希望你早日康复，才直言提醒，并没有恶意。

病人（冷笑兼咳嗽）：你是一个血淋淋的刽子手，有良心的爱国人士会联和起来，阻止你在「爱」的障眼法下进行对祖国的谋杀。

医生：我根据的都是化验报告，像唾液，那是天竺国大学化验……

病人：崇洋媚外、崇洋媚外，你这个丧失民族自尊心的下流胚、贱骨头，我严肃的警告你，你要付出崇洋媚外的代价。

医生（胆大起来）：不要乱扯、不要躲避，不要用斗臭代替说理，我过去的事和主题有什麽关系？我们的主题是：「你有没有肺病」？

病人：看你这个「丑陋的中国人」模样，嗓门这麽大，从你的历史背景可看出你的恶毒心肠，怎麽说没有关系？中国就坏在你们这种人手上，使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全害了三期肺病，因而看不起我们。对你这种吃里扒外的头号汉奸，天理不容，锦衣卫（努力咳嗽），拿下！

当然不一定非锦衣卫拿下不可（柏杨先生就被拿下过一次），有时候是乱棒打出，有时候是口诛笔伐。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台北

[上一页](#) [返回](#) [下一页](#)

骂

作者：柏扬

中国文字中最无法下界说的，莫过於「骂」，骂本来的意义应该是一种侮辱，你阁下骂了柏杨先生一顿，我准跳高。而柏杨先生骂了你阁下一顿，你也不会放过我，准回敬曰：「干你娘」。不特此也，叁国时，代诸葛亮先生在两军阵前，碰见王朗先生，几句「皓首匹夫，苍髯老贼」，王朗先生一听，大叫一声，活活撞死马下，这真是恒古之大骂。不过，骂之为物，用之於廉耻未泯的朋友，其效尚宏，这年头王朗先生者流不多，多的是正人君子和道貌岸然。诸葛亮先生如困生到现在，骂了半天，别人无事，照漾嘻嘻笑而笑嘻嘻，他自己死怕反而会大叫一声，活活撞死马下也。

主要的是，「骂」一入官场，其意义即大变特变。柏杨先生在官崽大学堂担任教习，教的就是「挨骂学」，对此有精辟的阐扬，有志之士，可往旁听。夫「挨骂为升官之本」，有些人想挨骂还不可得。盖你收了红包的结果，如果不是挨骂，而是法律裁判，就一切都完了蛋矣。我们家乡有句俗话说曰：「打是亲，骂是恩」，指父母对子女而，言而能给你官做的人就是父母，被人给官做的就是儿子孙子重孙子。君读明史，读到明末种种镜头，一定拍案叫绝。魏忠贤先生不过一个被阉割了的地痞，可是因他可以给人官做，中央文武百官以及地方文武百官，几乎全都拜在他的脚下当乾儿子乾孙子乾从孙子，挤不到子孙圈里的官，便如丧考妣，以头碰墙，恨不得吃两斤巴松。既有如此跳圈之狂热，则像二「章」先生那种操操他的妈，或罚罚他的跪，不但不是侮辱，简直是一种异数。有些人在子孙圈之外徘徊流涕，想自己的妈被操，想跪上一年半载，还没有人肯下手哩。

时代进步，骂也跟着进步，操妈罚跪的时代已经过去，内容遂变得十分复杂。有那麽一天，我在街上过见一个场面，两位都是从小汽车里钻出来的人物，无眼镜的问曰：「老板叫你去干啥？」戴眼镜的答曰：「挨了一顿骂，惨啦，惨啦。」我当时就告老妻曰：「记住那家伙，他马上就要升官。」老妻不信曰：「挨骂的人还能升官？你真老糊涂。」愚妇之见，真是可叹。果然，前天翻报，升官图中有他的玉照。

盖挨骂学的精华全在於，此那就是说，老板大人呀，请瞧请瞧，你操我妈也，罚我跪也好，我仍然狂热的爱你忠，你不给我官做，你狗崽的还有天良乎？而老板大人也是如此想法，我操他妈，罚他跪，他都不变，安全可靠，莫此为甚，我不给官，给王八蛋官乎。壮哉，一到末世，就安第一。古书上可惜没有写出顶撞李鸿章先生那位知府的姓名，否则我敢打包票，他准没有前途。想当官的朋友必须把握此项秘诀，第一步是先往子圈里跳，第二步是取得挨骂格，第叁步是使老板自觉他是黄天霸，第四步是「挨骂学」、「买西瓜学」、「难得糊涂学」、「一脸忠贞学」出笼。包管你明天就坐在大办公桌之，向周弃子先生埋怨曰：「这局长真不是人干的。」你敢跟我赌一块钱哉？

一个人甘心当奴才，甘心被骂，是他真的「忠贞在此，诸神退位」乎？当然也有一种祖传的奴才胚，以当奴才为荣的，不过恐怕是大多数都另有天地。不管你怎麽整我，只要能给我官做，我就兴兴头头，前仰後合。於是，所有的看家本领，就在这种情势下，五光十色，大批出击。有些人一看小官崽大衣而车门，就大叫不得了啦，不知道在暗室之中，小电影的节目还更为精彩，这是时代的需要，无可奈何者也。有一个问题在焉，有心的人不妨四打听，在中国历史书上，几乎到都有责备别人「忘恩负义」的宣言，不外是某人焉，原来没饭吃，要不是我拉他一把，早饿死啦，可是他忘恩负义，骂他两句竟不肯接受，某人焉，原来当课

的，我连升他八级，教他当处长，可是他忘恩负，竟不跳楼。呜呼，只要随便走走，所碰见的，简直全是这种有於人的人，而所感叹的，又无不是别人如何如何的忘恩负义。人听啦，好像中华民族忘恩负义的风气特盛，真是毛骨悚然。

幸而事实上颇有研究馀地，人是有权力欲的，罗素先生有一本巨「权力论」，认为权力是人类进化的动力，和唯物论，唯心论，鼎立而成为第叁种学说。所以人们对权力的来源，无不诚惶诚恐。该来源如果是选民，则他忠选民。该来源如果是君主，则他忠君主。该来源如果是柏杨生，他忠柏杨先生。该来源如果是官崽二抓牌，则他效忠官崽二抓牌。这里面最大的分野是，效忠於选民，他可以维持他人性的尊严。如果效忠於杨先生，我既操他妈又罚他跪，必要时还要他闻屁口粪，他的自尊心恐怕很难维持。一个没有自尊心的人，要想他像一个有自尊心的人一样，倔强不变，可乎？在另一方面，使人最大的困惑是，明明用的是奴才，口异想天开，希望该奴才像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从前对人，以国士待之，则国士报之。而今对人，以奴才待之，口希冀以国士报之。用玩奴才的手段去结死党，怎不到处喊人心不古哉？一个月几百几千薪金雇别人的劳力，到时候口要他从十八层楼往下跳，不跳就是忘恩负义，如果颠倒过来，老板大人阁下自己往下跳乎？即令有格外的施恩，已用格外的谄媚报答之矣。人的性格是一贯的，他为啥向你低头？为啥你操他妈罚他跪他还满面红光？是因为你给他官做，一旦你稀里花拉，不能给他官做啦，再想如法炮制，自然不接受，盖他去找别的能给他官做的人啦。这个道理，比柏杨先生张口向你阁下借一块钱，都明白，没啥好商量的也。

中国知识份子走的路，两千年来，都是固定了的，咬定一个主子，吃人一碗赏下来的饭，不但没有第二路可走，而且除了这一条路外，想活下去都有点困难。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人生以做官为目的」的地下哲学，一切为主子服务矣。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一位，应推叔孙通先生，研究他一生的奇遇，可看出中国六化所缺少的灵性倒底哪里去啦。他阁下原来是秦王朝的「待诏博士」，陈胜先生揭竿叛变後，消息传到咸阳，二世皇帝嬴胡亥先生表示民主，特向大家徵求意见，诸生叁十馀人说老实话曰：「人臣无将，将则反，罪死无赦，愿陛下发兵击之。」嬴胡亥先生一听，勃然大怒，叔孙通先生瞧在眼里，一脸忠贞学出笼，急忙奏曰：「诸生解皆非，夫天下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视天下弗复用，且明主在上，[柏杨先生按：这一巴掌拍的结实]，法於下，吏人秦职，四方辐辏，安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何足置齿牙哉。邵守尉令捕诛，何足忧。」嬴胡亥先生是一个短命鬼，当皇帝不到叁年，就被子孙圈中坚份子赵高先生一刀，戳穿尊肚。满朝文武似乎只有叔孙通先生摸了个准，盖昏庸骄悻的家伙，最大的特徵是喜欢听顺耳的话。诸生们老老实实说真话，嬴胡亥先生当然大怒，「这种地头蛇头目，中国多的很，莘莘大者，又有二人焉，杨广先生和朱由检先

生是也」，叔孙通先生信口雌黄了一顿，就立刻浑身舒服。史书上说，嬴先生马上就赏了他二十匹西服料，一件大衣，另外，升他为正式「博士」。

叔孙通先生回到家里，那些大败的人心里不服，找他理论，问曰：「陈胜明明是叛变，你为啥说了一大堆，不嫌谄媚得过火呀？」请看他阁下如何应对，答曰：「你们不知我也，我不把他弄得晕晕忽忽，而像你们一样，也说真话，咱们今天还能平平安安回家哉？」这是一个千古不灭的镜头，上下交相骗，而国砸矣。嗟夫，我们能责备叔孙通先生骗乎？地头蛇一手拿着皮鞭，一手拿着「帛二十匹」、「拜为博士」，威迫利诱，逼你非骗不可。换了柏杨先生，左一思，右一想，恐怕说出来的话，比叔孙通先生还要使他阁下过瘾。但叔孙通先生高明的地方是，他在升官发财之后，并没有鬼迷心窍，沾沾自喜，看准了秦王朝马上就要打烊，乃卷起行李，逃之夭夭，投奔别的主子去啦。大概他的霉气未退，所投奔的对象，一个个也跟着打烊。先投奔薛，薛已降楚，再投奔楚，楚又灭亡。辗转了若干年，没有立脚之地，最后归汉，刘邦先生瞧他穿着儒生衣服，又宽又大，幌来幌去，简直从心眼里讨厌。叔孙通先生何等聪明，就立刻改装，短衣短裤。

叔孙通先生跑来跑去，并不是孤伶伶的跑，而是有一群学生——以他为首的子孙圈，在他的屁股后，跟着跑。希望有朝一日，刘邦先生给老师一个官做，以便吃菜的菜，喝汤的喝汤。可是想不到叔孙通先生不但向刘邦先推荐他们，反而把些叁竿子打不着的强盗匪徒之类，硬往里拉，於是学生全体哗然，且看史书上如何写吧，汉书云：「通 [叔孙通] 之降汉，从弟子百余人，然无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数年，幸得从降汉，今不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大猾者，知识份子瞧不起粗线条，口头上占便宜的话也。叔孙通先生解释曰：「刘邦现在拼命打天下，你们能斗一下？当然先推荐泼皮亡命之辈。各位同志且稍安勿躁，我忘不了你们。」果然，刘邦先生拳打脚踢，搞出了一个王朝，当了皇帝。而皇帝也好，大臣也好，将军也好，当初大家都是大哥二哥麻子哥，不分彼此，咬耳朵摸屁股的朋友，天下是大家打下的，要高兴当然一齐高兴，「群臣饮宴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把刘邦先生搞得焦头烂额。叔孙通先生抓住机会，建议「共起朝仪」，共起朝仪的结果是刘邦先生大悦，曰：「俺今天才知道当皇帝之妙也。」於是，叔孙通先生趁着主子大悦之际，缘竿而上，把他的学生荐了上去，刘邦先生乃一一发表他们为「郎」，「类似现在次长、司长、科长之类的官」。叔孙通先生也真会做人，刘邦先生不是赏了他五百斤黄金乎？他也转送给学生，学生欢呼雷动，赞曰：「叔孙先生真是圣人，知当世务。」

我想读者先生现在可以了解「圣人」的定义矣，圣人者，「知当世务」，能弄到官做，也能给人官做之人也。社会上很多奇异的事情，便由此发生，在洋大人之国，不学一定无术，而在我们中国，不学硬是有

术，谁使他有术乎？官使他有术也。那也就是说，官就是圣人，官大啦，道德学问也跟着。大有很多场合，大官崽端着嘴脸，猛训小官崽曰：「你看的只是局部现象，而我看的是全局，我必须考虑到全局。」直把小官崽训的张口结舌。其实他懂得啥叫全局？他如果有眼光看全局，早买麻绳上吊矣。他的哲学根据就是官大学问，大盖远在两千年之前，叔孙通先生起，圣人就和官崽结合，化而为一，弄得既官且圣，既圣又官。一旦柏杨先生的洋女婿，[按：柏杨先生令媛於前年和美国一位擦皮鞋的纽约隆重结婚，好不可羨。读者先生不必送礼啦，原地肃立致敬即可啦]，只要由他向当朝一品提一提他岳父如何如何，依目前风气，凡洋大人一提的，无不身价十倍，则我当个地震局局长，准不成问题。走马上任之後，用不了叁天，我就是地震专家矣。盖只有手中有权，便是圣人，说啥都懂，训起人来，头头是道。

叔孙通先生最大的功劳是代编字典的「圣人」定义，要想当圣人，非有权给人官做不可。有权给人官做，才能攻训词而勉後进，否则便不值一文也，不要说社会上啦，就是在至高的大学堂里，年头也有不对，柏杨先生想当年念书时，对教习们由内心发出敬意，老师布鞋长发，棉袍上都是补钉，敬意反而更增。现在恐怕不太简单，一个有权给学生官做，或有力把学生弄出国的教习，才有份量。别瞧把孔丘先生恭敬的昏头转向，那是孔丘先生死啦，如果他阁下还活着，去国立台湾大学当教书试试，恐怕没有人听他「言寡尤，行寡悔」那一套。

除了为「圣人」下定义外，叔孙通先生还作了一件启示，那就是老板大人和子孙圈的关系，在於能不能给他们好处，诸生追随叔孙通先生东跑西跑，总算死心塌地矣，书上虽没有详加描写，但主奴间的感人事，一定很多很多。可是逐渐的他们不耐起来，来了个窝里反，群起而向老师提出质问。幸亏老师身怀绝技，不负众望，否则僵到最後，一哄而散，那才精彩。故任何老皮大人必须有官在手，前面不是提过明末皇帝朱由检先生乎，别看他凶暴起，恶气冲天，一旦李自成先生进了北京，他阁下没猴子玩啦，再不能给人官做啦，大家立刻就表演「众叛亲离」，以致他亲自敲钟召集百官，都没人理。历史上对该现象十分浩叹，其实没啥可浩叹的，怎样聚，怎麽样散，没有把他绑起来献给新老板已算高级文化矣。

韩非子曰：「王者与师处，霸者与友处，亡国之君，与奴隶处。」开创大局的领袖，尊敬他任用的人，像周武王姬发先生对姜子牙先生，尊之为尚父；像齐桓公姜小白先生对管仲先生，尊之为仲父；像汉昭烈帝刘备先生对诸葛亮先生，甚至表示把政权都愿让给。他其次则把他用的人当作朋友，这例子多如牛毛，刘邦先生和萧何、韩信、张良，一直是穿一条裤子的关系；苻坚先生和王猛先生，一见倾心，成为至友；李世民先生的左右手，也都情若兄弟。可是，「亡国之君，与奴隶处。」呜呼，创业之世，用人唯才，年长者成了

老师，年轻者成了朋友。等到政权稳定，进入守成，用人便不管才不才啦，只瞧瞧资格如何，这就开始发僵。等到末世，天下大乱，用人安全第一，就只有子孙圈矣，子孙圈中人都是靠聪明而被赏饭吃，而不是靠智慧换饭吃的，老板大人左一看焉，一堆谄媚的脸，颂他天纵英明；右一看焉，一群举业的脸，颂他不同凡响。他怎能不飘飘然而晕晕忽，偶尔操操妈，罚罚跪，自理所当然。

[上一页](#) [返回](#) [下一页](#)

买西瓜学

作者：柏扬

郑先生的难得糊涂学精义，在於他并不否定聪明，你别看那些高官贵爵一个个脑满肠肥，固无一不是绝顶聪明之人。也必须有绝顶的聪明，才能装恰到好处。如果他根本没有聪明，跟猪一样，有啥可取的？如果他的聪明成份不够，装起糊涂来不能恰巧好处，也不会有啥前途。於是一切二抓学问，从此而出。试举一个例子说明，好比说柏杨先生忽然大权在握，可以给你官做啦，有一天，我教你去买一块钱的西瓜，并面授机宜曰：「你出得大门，往南走，约二里处，一瓜摊在焉，有个老太婆在那里卖瓜，一块钱一斤，快去快回。」你阁下听了我面授的机宜之後，心中不禁笑曰：「这个混蛋老头，往南走叁千里也没有卖西瓜的。」

然而成败就在这里分晓，心里笑归笑，你的嘴脸必须严肃的表示对柏杨先生敬如神明。然後出了大门，头也不扭，迳往南而去，一面赴一面骂曰：「这一带都是无主乱坟，西瓜在何方？哼，狗屎倒不少。」走了足足一个小时，[你如果有雅兴的话，去找妓女小姐风流一个小时亦可，]然後垂头丧气回来，[注意「垂头丧气」四字，精华在此。]见了柏杨先生，立刻面色苍白，气喘如牛，作愤怒而又害怕之状，结巴曰：「南边没有卖西瓜的呀，我找了一小时，腿都跑断啦。」柏杨先生大怒曰：「混蛋。」你曰：「是适适。」柏杨先生仍大怒曰：「王八旦。」你曰：「是适适。」这时候你阁下脖子上最好适时的流出点汗水，以示恐慌，双膝最好再努力发一点抖，以示紧张。柏杨先生瞧在眼里，龙心满意，乃曰：「你往北找了没？」曰：「没，没有。」柏杨先生曰：「为什麼不找？」你曰：「你老人家没，没，没教我往北呀。」柏杨先生乃跳高而开台湾之省骂曰：「干你娘，简直是猪，存心把朕气死，你还有资格作官？锦衣卫，拿了。」於是你诚

惶诚恐，如丧考妣。

写到这里，性急的朋友一定沉不住气，瞪眼曰：「你既教人头也不扭，又教人垂头丧气，弄得如此结果，真是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也。」其实妙就妙在这里，盖观察二抓牌有没有前途，不能从他被踢不被踢上看，须从他有没有圈圈上看。这不是说圈里人便永不会被踢，圈里人搞得太恶形恶状，照漾会被免职让位，但与圈外人不同的是，圈外人一旦被踢，那适真正的被踢，想再爬起来恐怕是难哪哪哪哪哪难。而圈里人便不然矣，被踢固然被踢，但过了几时，等到主愤平息，照漾有得官做。明白这个原则，柏杨先生虽教锦衣卫把你阁下「拿了」，尽管放心，第二天，我的龙心一想：「咦，他不过脑筋不灵活罢了，这种买油钱不能买醋的人，最忠贞可靠。」说不定马上就派你当军机大臣，你就有得混也。

我刚才强调「头也不扭」，就是郑板桥先生「难得糊涂学」里重要的一章，想做官的朋友应特别注意，「头也不扭」的学问大啦，你不扭头，是表示你听话，你如果一扭头，就糟到了印度国，会教你後悔的巴不得没有从娘胎里生下来。盖扭头不要紧，要紧的是你一扭头，必然看见北边有一个西瓜摊，该摊的西瓜，又圆又大，又甜又嫩。你如果做官艺术非常之高，急忙再把尊头扭回来，假装没看见，也不被别人发现，那算你叁生有幸。万一叁生不幸，被发现，打了小报告，说你「心怀叵测」，「奸险阴□」，你的官就得垮。如果你做官艺术不高，认为柏杨先生不是教你买西瓜乎？往北买同漾是买，何况明知南边没有西瓜哉。於是你往北买啦，又便宜又好，一块钱买了叁百八十斤，吃一口能香死人。柏杨先生大嚼之後，当然对你大加称赞，说不定立刻就升你当吏部侍郎。可是，问题也就发生在这里，当天晚上，夜静更深，我心里想曰：「他能干固然能干，但他有脑筋，能判断，而有脑筋能判断，就是一种危险。」想到这里，打了一个冷颤。好啦，不用多久，就有一个人抓住你的小辫子一摔，你就尊嘴啃地。

至於要你努力「垂头丧气」，其用意也是如，此一则表示你买不到西瓜时内心的痛苦——想起来给你官做的柏杨先生口渴发毛，而你又爱主情，切当然心中有戚戚焉。一则也避免发现北边那个西瓜摊。如果你精神饱满，挺起脊梁，昂然而进，别人瞧见，咬我的耳朵曰：「你看，他没有达成任务，还高兴哩。」这还用打听啥结果乎？或者是你在回来途中，走着走着，猛一抬头，前面有卖西瓜的呀，不禁叫曰：「老头真是糊涂，明明北边有，偏说南边有，教我跑冤枉路！」教你跑冤路？咦，就凭你这种想法，明明不服气我天纵英明，更不服气我是大思想家以及大什麼家，我不教□衣卫送你顶帽子，已经够皇恩浩荡啦，你还想当官往上爬呀。

吾友苍颉先生想当年造字，鬼神曾经夜哭，盖口尽宇宙精华。因文字之产生，人间就有更多麻烦，更多悲惨。柏杨先生如今发明了「买西瓜学」，据说鬼神不但没有夜哭，反而欢声雷动，观察家并且发现他们有为我为造一个铜像的可能。盖这种学问，有志之士，只要照着葫芦画瓢，无不前途辉煌，犹如一盏明灯，悬在高处，照得做官之路，如同白昼，尽管闭着眼睛往前走就成啦，用不着左碰右碰，碰了个头肿脸青，还不知道原因何在哩。

一个人必须彻底明了这种学问，才能对历史上许多奇怪现象，获得解答，否则的话，一辈子都是一盆浆糊。一些正人君子，差不多每天都鼓励别人精忠报国，老帝崽赵构先生更亲笔写了该四个字赠给岳飞先生，而岳飞先生竟也当成了真，把它刺到背上，这一场精忠报国的结果，国人皆知之矣。还有一个较小的例，似乎也可以介绍，晋王朝时楚王司马玮先生奉诏发兵杀汝南王司马亮先生，等到把司马亮先生杀掉之后，当皇帝的司马衷先生和当皇后的贾南风女士，翻脸不认账，说司马玮先生「矫诏」，逮捕斩首。司马玮先生临死时把皇帝亲笔写的诏书拿给行刑官看，泣曰：「这是假的乎？」行刑官看啦，不禁落泪，然而有啥办法哉？

这种学问流行的结果，反淘汰的酱缸文化遂不可收，拾历史上，多半是忠臣义士和英雄豪杰，才受杀受辱。盖国家越危险，越濒临覆亡，爱国志士越是心如火焚。眼看大厦要塌，忍不住伸手扶一把；眼看巨楼要倾，忍不住叫喊一声。这一扶和这一喊，便完全违反「买西瓜学」和「难得糊涂学」的神圣原则。呜呼，当大家都非常舒服的时候，偏你有见解有判断，你不危险，难道我危险乎。

一个中国人几乎从懂事那一天起，就有人扭住耳朵，教训个没完。不外鼓励他爱国爱乡，公平正直，不畏强梁，坚持真理。从小到老，如果把每天所听到的教训加起来，恐怕至少可装十火车。而困惑也就因此而生矣。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子焉，出国的前夕，他们在家开惜别座谈会，偏偏我碰上前去串门，看他们桌上摆了一巨盘鸭蒸肝鸭翅膀，又有老酒，便也挤而坐之，喝了两盅，听老头训子曰：「我儿，做人做事，要光明磊落，做一个顶天立地之人，咬定牙齿，择善固执，只要对得起天地良心和国家民族，不要管别人的看法。」作儿子的坐在一旁，面色严肃，洗耳恭听，唯唯答应，老头话匣子一开，简直有说叁天的趋势，我忍不住插嘴曰：「老哥，你说的这些话，古书上都有，去书店买一本名人格言语录之类瞧瞧，上面固多的是。不过我要问你，年轻人如果真的照着你的指示去干，你知道将产生啥结果乎哉？」

呜呼，二十六史就摆在架子上，只要有工夫去翻，随时都会发现圣人的教训简直实践不得，一旦有人真的遵话炮制，就要流年不利。闲来无事，你不妨姑妄猜猜，历史上被杀被辱的，是忠臣多乎？抑奸臣多乎？

实在是难开尊口。圣人教你爱国，好吧，你爱国试试，因为你爱之切，所以责之苛，因为责之苛，二抓牌自然嘿嘿冷笑。好像一条木船，有人凿洞，你喊曰：「不要凿啦，再凿就沉啦。」有人用淡水洗澡，你喊曰：「不要洗啦，再洗就全体渴死啦。」有人把帆布剪下做西装，你喊曰：「不要剪啦，再剪船就走不动啦。」有人把桨锯下做梳妆台，你又喊曰：「不要锯啦，再锯寸步难行啦。」全船只听见你阁下一个人大嗓门，好像就你聪明，别人干这也不对，干那也不对。嗟夫，你不会被扔到海里，难道凿洞锯桨同志被扔到海里乎？那些凿洞锯桨同志，一个个都是忠贞之士，信心坚强，认为船永不会沉，你要是向他一提「沉船」，他尊脸上的青筋立刻暴起叁寸，吼曰：「你说啥？船会沉？你是何居心？」

其实，正人君子聪明齐天，其了解比柏杨先生深刻的多矣，大多数中国人努力的目标只是「当官」，而不是当英雄豪杰。但正人君子比柏杨先生口高明一倍，他们不但不肯把心里想的放到桌面上，反而另外准备了一套专门放到桌面上的话，随时随地，登台演奏。於是，没有一个人的嘴巴不是崇敬爱国志士和英雄豪杰的，但大多数心理并不心甘情愿去当爱国志士和英雄豪杰。如此这般，口心不一，你骗我，我骗你，看起来把别人骗住啦，实际上谁都骗不住谁。不过谁也不肯用手把表面上糊的那层白纸戳破，结果大家靠着那层白纸过日子，都假装着不知道白纸底下有脓血交流的烂肉。在这种局面下活着的人，自然知道怎麽选择矣。

夫「官」是啥？有人说是「公仆」，到目前为止，恐怕还不见得。我想对「官」字下定 义下得最正确的，蒲松龄先生是其中之一，君看过聊斋志异上的「夜叉国」乎？话说徐先生乘船出海做生意，一阵大风，把他阁下吹到夜叉国，娶了一位夜叉太太，生了二子一女。有一天，夜叉太太携一子一女，出去打麻将时，徐先生思家心，切就和大儿子徐彪先生开溜。回家之後，徐彪先生做官做到「副将」。又有一天，一个商人在海上也被大风吹到夜叉国，见了徐彪先生的弟，弟乃告之曰：「你哥哥做了官啦。」弟弟曰：「官是啥玩艺？」现在且听听该商人的介绍词。他曰：「出则舆马，入则高坐堂上，一呼百喏，见者侧目，侧足立，此名为官。」如果经柏杨先生翻译成白话，你就更会心跳，曰：「出则汽车飞机，欢呼迎送，宴会训话。入则高坐办公桌後，签字盖章，红包滚滚，权势滔滔，见者裂嘴而笑，半屁而坐，为之拉车门而穿大衣。此名为官。」英雄豪杰的辱戮如彼，二抓牌的光彩如此，还有啥可说的。

官既然如此之妙，要想人不选择它，而去选择下场必糟的道路，恐怕有点违反人性。吾友纪德先生曾曰：「当你在气质、灵性、见解、判上，愈进步的时候，你所获得世俗的荣耀越少。当你在权势、金钱、地位、官职上，愈进步的时候，你所获得世俗的荣耀越多。」似乎是古今中外一也。於是遂呈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既倒楣又遭殃的爱国志士和英雄豪杰，另一个极端是既富且贵，又阔而抖之的官崽群。夫「官」是

坐汽车，乘飞机，训话签字，去外国落户传种的唯一捷径，教人之不爱之若狂，可乎！

有一种现象，玄妙异常，读者先生天天看报，不知道注意了没有？每一新官出笼，报上必大为卖劲，官大的，报上所卖之劲大，连祖宗叁代都写了上去，至於生而不凡，异禀异样等等，更不在话下。官小的，报上所卖之劲亦小，不过登张照片，吹吹他过去干过啥就行啦。一个人当官也好，升官也好，当然热闹一番，不过如果只在圈里热闹，我们没啥可讲，一旦上了报，便与小民有关了矣。柏杨先生每看见报上这类照片，或看见其庄严的姓名，便不由看得发怔，又敬又羨，眼前遂浮起各种影子——有汽车的影子焉，有洋房的影子焉，有报刘一丈书上那种「厚我厚我」的影子焉，有官场现形记上那种「黄豆汗珠」的影子焉，有出国考察、视察、开会、存款的影子焉，有端起嘴脸训话，教我们小民忠君爱国努力工作的影子焉，便不由的七魄荡荡，叁魂渺渺。

看起来夜叉国对官的介绍，还不够淋漓尽致。只有一点颇为精彩的，那就是官之所以动人心魄，全因为官和物质享受不可分，黄道周先生当初如果不是被清军活捉，而是坐着八抬绿呢大轿，则虽然是他卖了国，当了汉奸，但他的遭遇，你说能相同乎？大汉奸洪承畴先生，史书上只记载他母亲骂他，夏曾佑先生骂他，还有别的几位忠臣烈士骂他，好像人人都 在骂他，实际上他那时的官大矣，曰「武英殿大学士」，曰「七省经略」，报上不但登他的照片以及祖宗叁代的照片，恐怕连祖宗七代的照片都得往外冒。他阁下驾到之处，所受的荣华富贵，黄道周先生能望具项背哉。

凡享大福的，都是精通「难得糊涂学」的官，以秦桧先生而论，很多人虽然不肯明言，但心里恐怕都有此一念，当秦桧要比当岳飞容易得多，也舒服得多。北伐不北伐，「二圣」还不还、小民水深火热不水深火热，关俺屁事？尤其是所谓「二圣」，当儿子当弟档的赵构先生都巴不得他们砍头，秦桧先生又何必念念不忘？可惜未王朝时代没有报纸，否则找本合订本看看，恐怕岳飞先生准被攻击得狗屁不值，专栏焉，社论焉，特写焉，正人君子的谈话焉，影印出口的通敌叛国证据焉，万人唾骂的通电来信焉，包管天天都是满版。呜呼，当岳飞先生被明正典刑之，日报上一定登出秦桧先生出席啥会，向与会人士，呼吁团结救国的消息，你敢和我老人家赌一块钱乎？

好啦，最後说一件故事，以告结束。未王朝初叶，姑苏太守吴伯举先生，被当时的巨号二抓牌蔡京先生非常欣赏，一年之中，连升叁级，做到「中书舍人」，他如果有柏杨先生这两下子，善尽昧天良而猛拍马屁，早不得了啦。可惜他竟没有柏杨先生这两下子，不得不垮了下来。有人为他向蔡京先生讲情，你猜蔡先

生说啥？他曰：「既要做官，又要作好人，两者可得兼耶？」咦！

[上一页](#) [返回](#) [下一页](#)

难得糊涂学

作者：柏扬

昨天有一位朋友，到柏府串门，对这几天研究英雄下场的大作，伤心曰：「你这么一说，英雄豪杰都没有好下场，好像古人没有你聪明。」呜呼，他实在是太低估了古人的大智大慧，难道用得着柏杨先生千百年後哎哟一声，众人才恍然大悟哉！我们老祖宗时代，便早有此发现，不过大家已经被酱，知而不说，不像柏杨先生穷极生疯，泼皮胆大，刚刚一知半解，便赶紧拉开嗓子乱嚷。君不见，乎真正的仁人君子，和识时务的俊杰，对任何英雄豪杰的勾当，都不会去干。种玉麟先生之放洋，有人笑；六君子之死，也有人笑。前不已言之，人人都称赞岳飞，可是如果请他阁下当岳飞，他恐怕吓得稀屎都拉出来。你如果一时心血来潮，冒险犯难，别瞧朋友在公开场合恭维你，关得门来，有得笑你傻也。苏东坡先生曰：「他人生子要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我子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贵阁下明白了吧，在酱缸里，只有佑愚且鲁的人有前途稍微有思想见解骨气才能的人，便只合有数不尽的灾难。

苏东坡先生的愚鲁政策，千万不能依字面解释，如果依字面解释，则历代下来，林林总总，大小官崽二抓牌岂不一个一个都是白痴乎？呜呼，谁要说他们是白痴，谁连白痴都不如。郑板桥先生曹在这上面悟出「难得糊涂」的学问，早柏杨先生一百年，真是了不起的人杰也。他阁下是清王朝中叶人，酱缸文化一直酱了两千年，才被他戳破了一个小洞，使我们後生小子，有所遵循，诚功德无量，伟矣大矣。柏杨先生从前曾想办一个「做官之道函授学堂」，後来改为「做官大学堂」，又改为「官崽大堂」，「二抓大学堂」，将来会不会四改五改，我不知道，不过不管名称怎麼改，我发明的那些种种升官固位的学问，依然价值连城，如果再加授「难得糊涂学」，就更包罗万象。郑板桥先生真算看穿了中国的官场，也看穿了酱缸。

郑先生开宗明义曰：「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糊涂更难。」柏杨先生小时候读之，简直越看越不懂，心里想，聪明当然难，遇到一个算术题，傻瓜算了叁天都算不出，而柏杨先生一算就出，是傻瓜这种人

值钱乎？抑柏杨先生这种人值钱乎？是该傻瓜有前途乎？抑柏杨先生有前途乎？而郑板桥先生硬是瞪着眼说聪明没啥了不起，反过来糊涂虫倒难得难得，教人拼老命都想不通。

[上一页](#) [返回](#) [下一页](#)

敲门砖学

作者：柏扬

儒林外史第十叁回「马纯上仗义疏财」，写的是马二先生的故事，马二先生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份子代表人物，他对蘧公孙先说的那段话，真知灼见，惊天地而泣鬼神，世人不可不焚香拜读，书上曰——

「马二先生问道：『先生名门，又这般大才，久已高发了，因甚困守在此？』公孙道：『小弟因先君见背的早，在先祖膝下料理些家务，所以不曾致力於举业。』马二先生道：『你这就差了，「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然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梁齐，这便是孟子的

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就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了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文法。则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一席话，说得蘧公孙如梦方醒，留他吃饭，结为性命之交。」

呜呼，不仅蘧公孙先生如梦方醒，便是柏杨先生也如梦方醒，读者先生中如有人知道马二先生住址的，务请来信见告，我不但要留他吃饭，结为性命之交，而且还非请他当官崽大学堂校长，兼授他的「敲门砖学」，以明义理不可。夫举业者，做官的敲门砖也。要想做官，就得认清时务，在言扬行举的时代，我就言寡尤，行寡悔。在游说时代，我就周游列国，舌如弹簧。在贤良方正时代，我就贤良方正。在诗词歌赋时

代，我就既作诗又填词。在 理学大盛时代，我就连女人都不看。在八股取士时代，我就努力八股。惜哉，一时尚找不到 马二先生，无法请就明王朝以後的时，代指出当行的举业。但依其「敲门砖学」精神类推， 以後到了袁世凯洪宪时代，柏杨先生就努力赞成帝制，至少也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表示非 有个皇帝出来不能救中国。到了云南起义，再造共和时代，柏杨先生自然跟着义愤填膺，同 样的也要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面不改色的曰，那些赞成帝制的人都是王八蛋。之後，到了 东亚共荣圈时代，柏杨先生的举业就是喊天皇万岁矣，否则那个给我官做？壮哉，「那个给 我官做？」对小孩子来说，有奶便是娘。对二抓牌来说，能给我官做的就是主子。於是耶稣 先生的八福又多了一福，曰：「有权给人官做的有福啦」，撒下了大圈圈小圈圈，黄圈圈紫 圈圈，自己高坐在上，看那些举业朋友，以头撞之者有之，以屁股顶之者有之，以钢钻钻洞 者有之，以忠贞学挖窟窿者有之，以听话学巩固地盘者有之，热闹哄哄，好不过瘾。

[上一页](#) [返回](#) [下一页](#)

人才

作者：柏扬

社会上嚷嚷得最厉害，连耳朵都震聋的一句话是：「没有人才」，也难怪有此嚷嚷，多 少年来，无论大事小事，几乎没有一件事不窝窝囊囊，丢人砸锅。小民固然望人才如大旱之 望海龙王，便是高高在上的二抓份子，私欲满足之馀，也想到人才之妙，而兴「没有人才」 之叹。好像中国气数已尽，人才到，此嘎然而止，绝了种啦；旧有的人才死光，再没有新的 人才啦。尤其是二抓牌，坐在办公桌後翘起尊腿，自得其乐，偶尔抬头一瞧，四周站的全是 给他们官做的子孙圈，想操其妈就操其妈，想罚其跪就罚其跪，自己一咳嗽就有人研究该咳 嗽的哲学基础；自己一搔耳，就有人立刻以头碰地表示搔得好呀搔得好。而那些圈外之人， 有的不准操他妈，有的连罚站都不接受，有的多嘴多舌，有的专唱反调，有的不听话，有的 更为荒唐，竟然说我的咳嗽是害感冒，而搔耳不过因为痒。呜呼，在他阁下的尊眼之中除了 奴才，就是乱民，同样也是没有人才。

问题就在於，中国真的气数已尽，人才也真的绝了种乎哉？恐怕多少有点量馀地，唐太 宗李世民先生有一次教封德彝先生举荐贤良，好久没有消息，李世民先生催他，你猜他说 啥？他也是绝种论，答曰：「非不

尽心也，但於今未得奇才。」好像凡是奇才之士，额上都刻着字，他一拣就拣到了手，既然没有刻字的，便木法度，於是李世民先生曰：「但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人。」这一个钉子碰得响亮，千载以下，仍在耳际缭绕。还有後高祖姚兴先，也有一钉，他梁喜先生物色人才，也是过了很，久再催促，梁公也是绝种论，答曰：「未得其人，可谓世之乏才。」姚兴先生曰：「卿自识拔不明，岂得远四海乎？」李世民先生和姚兴先生，仅凭这个钉子，就应该名垂寰宇。有的人动不动就叹没有人才，应该马上送到地方法院，去吃诽谤官司。

君读过王安石先生论孟尝君之文乎？孟尝君田文先生是战国时代叁「君」之一，也是叁「君」之首，他阁下有一次出使国，昭王嬴稷先生打算逮捕杀之，以除後患。田文先生听啦，急得团团转，转到最後，人才出焉，一个圈里人善於窃盗，乃夜入秦宫，把田文先生送给嬴稷先生一件价值五十万美金的海勃龙大衣，偷了出来，转献给嬴稷先生的宠姬，该宠姬想那一件大衣想得要命，一见大喜，乃在嬴稷先生眼前，用了点功夫，这才放他回去。走到函谷关，值半夜，按当时的法律，鸡鸣才开关，田文先生第二度团团转，恐怕嬴稷先生改变主意，派兵追赶，一旦追赶得上，便尊命休矣。到了此时人才又出，另一个圈里人善於鸡叫，就当表演，叫了两下，别的公鸡在梦中被该叫声惊醒，糊里糊涂也跟着叫，结果你叫他也叫，关门大开，他才算逃脱虎口。田文先生逃虎口之後，用不着说，一定芳心大喜，拍屁股曰：「幸亏我天纵英明，人才丛生。」即令他阁下没有这麽说，恐怕也会这麽想，想到得意之处，难免一番沾沾自喜。

然而王安石先生口觉得颇不对劲，他有一篇「读孟尝君传」，字数不多，且抄在下面：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王安石先生认为，以齐国面积之大，人口之多，只要有一个半个人才，便足可以强盛，足可以把秦整的七零八落，田文先生根本就不会被叫到秦国去，受要囚要杀之辱。正因为田文先生左右充满了鸡鸣狗盗之徒，真正人才，才落荒而逃。

王安石先生为田文先生上了一个尊号，曰：「鸡鸣狗盗之雄」，中国历史上这镜头很多，有些人看起来精明能干，小聪明如连珠炮，忽冬，俨然俨然，实际上不过一个「奴才总管」、「一圈之长」而已焉。

夫二抓牌尊眼中，人才和不听话是不可分的，事实上人才有些时候也确实不听话，盖奴才头「操」奴才的妈，奴才马上就在门口挂匾志庆；一圈之长 罚子孙圈跪，子孙圈马上就削半截。如果刘备先生操诸葛亮先生的妈，或苻坚先生罚王猛先生的跪，恐怕他们很难忠贞不误。不特此也，纵然二抓牌於心不忍，其奴才一看，噢！你怎敢不把亲娘献上去呀，显然还有保留，这种人不可靠不可靠，也无你立足之地。

前已言之矣，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开创之初，无不人才济济。可是到了后来，圈圈出 笼，就非关系不行，而「才难」了矣。「才难」似乎并不对题，教头目舒服的人才固多的是，只不过教国家兴隆强盛的「才」才「难」。初期的姜小白先生，大智大慧，想吃山珍海味，就找易牙，想当圣人，满足满足自尊和虚荣，就找开方，想玩玩女人，就找竖刁，想治 治国，把齐国弄强，就找管仲。等到管仲先生一命归天，他把国事寄托到前叁个人才身上，就糟了大糕，其结局如何，世人尽知，活活饿死不算，连口首都生了蛆，还没人发现。我们向不以「死」来衡量人，对不得善终的忠臣义士和英雄豪杰，敬意没有稍衰，但把齐国弄成那种样子，姜小白先生之昏，千载以下，尤使人跺脚。

人才和奴才誓不并立，奴才永远成不了人才，而人才也永远成不了奴才。表面看起来，越是末世，人才越少，左也窝囊，右也纰漏。古人谈到一个王朝的衰亡，往往叹曰：「气数 已尽」，到了无可奈何之时，也只好这么一叹。不过柏杨先生以为，似乎并不见得，盖气数 尽者，人才绝也。问题恐怕是，越到末世，不但人才并不越少，相反的，人才反而越多。君 不见旧政权垮台，新政权成立，在新政权下，不都是人才如云乎哉？秦王朝末尾几年，只剩下赵高先生一人，可是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张良先生，韩信先生、萧何先生，固是秦王朝属 下的乱民也。隋王朝末尾几年，也只剩下虞世基先生一人，可是唐王朝开国功臣李靖先生、尉迟恭先生、魏徵先生，同样隋王朝属下的乱民也。

末世政治最大的特徵，是把人才一一逼成乱民。这并不是说处心积虑的要别人反，而是「天下为私」的结果，有些酱不住的人，不得不反。君一看水浒传便知，像林冲先生，高太 尉手执钢刀，咆哮曰：「你反不反？不反，老子就杀！」头目高坐堂上，凶态可掬，当然不 怕你反。张叁反焉，大刀一挥，喀嚓一声，杀掉其头。李四反焉，大刀一挥，喀嚓一声，杀 掉其头。只见他举刀如飞，威风凛凛。可是「反」是他阁下努力制造出来的，所以即令活活 累死，也杀不完。杀来杀去，终於遇到一个脖子硬的，不是喀嚓一声啦，而是当啷一声，大 刀震落在地，一个新政权出现。战国时代毛遂先生的故事，可帮助我们了解末世何以「才 难」，平原君赵胜先生那一套话，听起来能把人气断了筋，他曰：「大丈夫处世，像把锥子 放到口袋里，尖端会立刻透出来。阁下在我这里叁年，默 无闻，也没有一个人说你好话，恐怕你没啥没啥。」毛遂先生曰：「假

如我被放到口袋里，尖端早透出来啦，而是我根本没有被放到口袋里呀。」盖口袋已被圈圈扎住，谁都放不进去，举目所及，不是在垃圾箱里烂着，就是已上了梁山，读史至此，涕泪交集。

[上一页](#) [返回](#) [下一页](#)

赏饭学

作者：柏扬

提起黄天霸先生，恐怕无人不知。柏杨先生家乡，小孩子们有一首儿歌，遇到有人紧追一个问题时，对方即唱之以作回答，曰：「啥缮缮，黄天霸，对你说，你害怕。」可见黄公的威力，及於顽童。他阁下正是打渔杀家萧恩先生所说的「奴下奴」人物，有一次，侍奉他的主子「施大人」施不全先生，路过落马湖，落马湖上强盗如林，左搞右搞，竟把施不全先生活捉去。黄天霸先生慌了手脚，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如漏网之鱼，东查西访，后来找到了一个老头，该老头是知道施不全先生下落的，黄天霸先生大喜过望，拍他的肩膀曰：「你的前程，包在我身上。」老头立刻磕头如捣蒜。我想，该老头磕头似乎磕得太早，如果仔细想想，老头的前程好像不是包在黄天霸先生的身上，而是黄天霸先生的前程反而包在老头身上。该老头如果不说出施不全先生的所在，黄天霸先生不但前程没有啦，失落了主子，君知是该何罪乎？势必连尊命都没啦。然而他不但不感谢老头，反而教老头他感谢他，这种赏饭学，真是一个典型的嘴脸。中国社会上似乎处处都有黄天霸，天天都在「你的前程包在我身上。」

中国知识份子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一种动物，五千年来，以纯书生取得政权的，只有王莽先生一人，具次顶多刘秀先生算上一个。其他头目，这个「高祖」焉，那个「太祖」焉，「祖」字辈的头目，无一不是耍流氓耍出来的。然而王莽先生口落得万世唾骂，盖他阁下夹在两个姓刘的王朝之间，而东汉又是以西汉为号召，靠西汉那块招牌吃饭的。知识份子则是靠东汉吃饭的，就只好努力向姓刘的忠贞矣。假如王莽先生的政权能维持八百年之久，也成了「啥祖」，情况恐怕会大大的不同。不要说八百年之久啦，就是他阁下之後的王朝不是姓刘的，而是姓张王李赵，或是姓柏的，新王朝成了正统，具骂至少也轻得多。哀哉，王公。

中国知识份子能有王莽先生那种成就的不多，大多数只有一条路摆在脚前，那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

狗，追随一位头目，听凭摆布。所谓「君择臣，臣亦择君」，拚命向有前程的头目那个圈圈里跳，永远寄附在别人的尾巴上。主子阔啦抖啦，就大吃大喝；主子垮啦，大家树倒猢猻散；主子对这种情形自然也「眼睛是雪亮的」。读者先生千万不要被古书弄花了眼，以为主子对奴才会「坐以论道」，该古书都是知识份子写的，硬往脸上抹粉，教人起鸡皮疙瘩。宋太祖赵匡义先生把刘昌言先生撵走了之後，有一次早朝，心里痒得忍不住，问左右曰：「他哭了没？」原文是：「昌言涕泣否？」後来把吕蒙正先生免职，又是心里痒得忍不住，又问左右曰：「望复仕，目穿矣！」被钱若水先生听见，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的地位再高，竟不值钱如此，当晚就卷了行李，告老还乡。

其实赵匡义先生还算道德学问齐了天的。明王朝亡国之君朱由检先生更糟，他阁下一时兴起，把大臣们弄到朝堂，一字排开，向他们行上一揖，以示民主——那时的术语是以示「尊师敬道」，可是过不了叁天，就把他们一个个掀翻在地，打得哭天唤地，两腿都断。朱由检先生昏蛋乎？昏蛋当然昏蛋，但也是政治制度和时代风气使然，黄天霸哲学在作怪也。

柏杨先生亲自瞻仰过的，有两人焉，一位是李鸿章先生，此公历史上的功过，自有公论，我们不谈。我们谈的是他脑筋中的「赏饭学」。他认为凡是比他官小的，都是靠他吃饭的，既都是靠我吃饭的，不教你跳楼，又不打你口子，而只是骂骂，该没关系吧。他的口头禅是「操你妈」，终于有一天操到了自己的妈。记不得啥书上看见的啦，有一位知府老爷，闻「操」之後，肃然曰：「卑职不敢操大人的妈。」李鸿章先生最後一次当官，是八国联军之役，太监拿着诏书，叁更半夜敲他的门。清王朝之例，凡大臣「赐」死，都在半夜，别看李鸿章先生操人妈时，其势汹汹，一听敲门，他自己的妈有被赏他饭吃的人「操」之可能，就涕泪交流，召集家人，泣曰：「子子孙孙，切勿为官。」开门一看，原来升啦，他是否又劝他的子子孙孙可以照样为官，书上没有交待，真是遗憾。

第二位是冯焕章先生，此公伙夫出身，做到当朝一品，其官之巨之大，不用说矣。他大概是李鸿章先生的嫡传弟子，平生以黄天霸自居，把部下当成豕猪，想骂就骂，想训就训，西北军闲话轶事中，差不多都和「骂」「训」有关。後来当兵役部长，又当汀北省政府主席的鹿鍾麟先生，在电话上挨了一顿臭骂後，冯焕章先生千里外还馀怒未息曰：「混蛋，给我罚跪一小时。」他答曰：「报告总司令，已经跪下啦。」说跪下真跪下，就在电话机前跪了一小时，奴态可掬，使人起敬。

从前帝王时代，再大的官见了皇帝都得磕头如捣蒜。太平天国一闹，满清政府的前程明明是包在曾国藩

先生上的，结果黄天霸出现，曾国藩的前程反而倒转过来包在满清政府身上。他阁下见了慈禧太后那拉兰儿女士，跪在地下，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因为那拉女士特别看得起他，[酱话谓之「圣眷甚隆」]，要和他长谈故也。後来看他阁下跪得实在可怜，才特别开恩，准他——噢，读者先生切莫快嘴，以为准他坐下，他离坐下的距离还远哩。而是准他爬下，当然不是爬到泥地上，而是爬到锦墩上。再到了後来，该「文正公」实在太老，才第叁度开恩准他作日本人状，蹲到自己的小腿上。不特此也，满清王朝中再高的官，见了皇帝和那拉兰儿女士那个烂女人，都自称为「奴才」，这个称呼太绝，可列为人类十大奇观之一。不要说叫啦，便是听一听都过瘾。可是，所有的大臣中，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当奴才的。像曾国藩先生，身为满清王朝「再生父母」，可是他想当奴才还不够格，盖只有圈里人才有资格当奴才。若曾国藩先生，只能自称为「臣」。我们不妨在这里顺便研究研究他阁下，曾先生能成功一番事业，当然颇不简单。但我们注意的□是他阁下的做官之道，真是有空前的心得，出任官崽大学堂校长，包管胜任愉快。尤其对「固位」之术，更有一手，为了自己的官，视别人性命前途如粪土。一攻入南京，马上解散湘军，以便他的官稳如泰山。此公的眼光惜乎只——於历史酱缸，而不敢稍微挣扎，只知道从历史上从取得陈旧的教训，而没有智慧向西洋吸收新的知识，所以他的境界只好——於当官，他的学问也只好——於固位，不能进一步对国家民族有何裨益。

贵阁下不要以为「骂」是一种侮辱，有此一念，天地不容。从想当奴才都当不上的镜头，可知当奴才有奴才的妙用，这妙用和「听话学」有关。嗟夫，奴才最大的特徵是听话，主子大骂特骂，是在侮辱我，乎非也，实际上□是看得起我，盖「挨骂为升官之本」，一个人不管你作了啥丧尽天良，亡国灭种之事，李鸿章先生焉，冯焕章先生焉，一见你就破口大骂，不但「操」你妈，还「操」你家所有的女人，尊心尽管放宽可也，准啥屁事都没有，盖你已经被认定是他的人啦。即令垮台，前不已言之乎，过两天又可当别的官焉。可是一旦二「章」先生见了你客气非凡，握手言欢，喊你「老哥」，呼你「贤弟」，然後含笑送客，好啦，你还想当官？当个屁吧，不祭出法律要你的尊命，已是你祖宗积德矣。

[上一页](#) [返回](#) [下一页](#)

说不准学

作者：柏扬

是若干年前的事啦，有人对香港的政治清明表示景慕，於是义和团徒子徒孙气得口胸打跌，群起而攻之。彼时还不流行立法委员提质询，说谁动摇国本的学问，所以攻了一阵，也就偃旗息鼓。我想现代人物最大的特点是蠢血沸腾，从没有时间真正坐下来和真正冷静的想一想，而只一口咬定：「把堂堂中华，去比殖民地。」好像只要这么比一比，其思想就有问题。至於比的对不对，是不是那麼一回事，通不管他娘也。南北朝时祖挺先生对北齐帝国皇帝高演先生曰：「陛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高演先生跳高曰：「你敢把我比项羽？」几乎把他阁下活活打死。其实高演先生舔项羽先生的屁股都不配，但他有权在手，就有资格踢腾。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一直传统到现在，自然日益发扬光大。

香港自由日报上有马五先生一篇短评，介绍了一则香港故事。一个叁作牌向街头无牌熟食档收了六元港币贿赂，结果被判有期徒刑六个月。马五先生赞曰：「香港是殖民地，一般人对殖民地的政风皆另眼看待，认为黑暗面大过光明面，区区六元港币规费，何足道哉？然而法院却执法不口，对公务员的贪污行为，决不饶恕。收受六元贿赂，本质上与六十万元贿赂，并无区别，非法贪污则一也，这便是法治精神。法律有若泥塑木雕的偶像，贵在人人奉如神明，它即发生灵验，拥有祸福人群的权威。假如执法者受着人情或某种外来势力的干扰，稍有瞻徇，而枉法或执法以从事，法律的尊严即荡然无存，谁也对它不发生信奉的观念矣。因此，我想到中华民国司法界在台湾的若干现象，其法治精神似乎尚不及香港殖民地远甚。例如同样是公务员，经由太太之手收受贿赂，贪污有据，有的夫妻一并判刑坐牢，有的竟宣告无罪，还要官复原位，顾盼自雄。法官可以声称「奉命不上诉」，诉讼处理必须「配合国策」，这算世界上那一类型的民主法治规范乎？至於行政人员遇到收取红包，已视为义所应尔的常情，靡然成风，肆无忌惮。像香港警士取六块钱的规费这回事，如果是在台湾，他会招来徒刑之灾乎？」

柏杨先生所以引用马五先生原文，因马五先生的尊头比柏杨先生的硬，颇可以抵抗各种飞帽。不过如论起学问来，他阁下就差得远啦。他不是问该贪污六元贿赂的叁作牌，在台湾会吃官司乎？意思是说，如果他在台湾，决不会吃官司。其实不一定也，其中道理，柏杨先生发明有「说不准学」，可供参考。马五先生说他简直要发思古之幽情，他曰：「我非常赞许一百年以前的腐败旧制度，行政和司法不分，集中於一个官吏之身，听他随意处理，他受着王道仁政的思想影响，对一般人民，反而比现在这样口称法治，行属人治的後果好的多。」

在堂堂进步繁荣的台湾，竟使人想到连黑暗的专治时代都不如，真不知是何居心？柏杨先生势非闻过则

怒，以示忠贞不可。幸亏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马五先生说的，帽子铺掌柜的如欲飞帽，千万别飞到我头上，务请认清目标，迳向他阁下猛扣可也。不过偶尔有时候，一些不长进的朋友，也跟着会发出一阵同样思古之幽情的。不必用学院派的方式找根据啦，且说说京戏吧，君看过「四进士」乎？真是绝妙好戏。话说开店的老头宋士杰先生，不甘屈辱，顶撞了县太爷几句，凡官崽都有其崽威的，县太爷岂能例外，就打了他四十大板。官司打将下来，闹到最後，公堂之上，宋士杰先生翻出县太爷受贿的底牌。其中有几句对话，世人不妨洗耳一听。

县太爷曰：「宋士杰，你好厉害的状态。」

宋士杰先生曰：「大人，你好厉害的板子。」

县太爷悻悻然曰：「好汉汉，等我回到衙里，再和你算账。」

宋士杰先生笑曰：「怎麽，老哥，你还打算回去呀？」

县太爷一听，打了一个冷颤，真的当堂就被摘下纱帽。

呜呼！虽然那是一个公开打板子兼被革掉了命的时代，但也是个说得准的时代。以一个开小店的老头，都能肯定某人犯了某罪，一定会得到某种惩罚，真是奇迹。今天便不然矣，不但开小店的老头说不准，连名震海内外的马五先生都不准，还茫茫然问曰：「这算世界上那一类型的民主法治规范？」当然是「说不准类型的民主法治规范」。即以该香港的叁作牌而论，贪了六元小污，香港政府就判他六个月，马五先生以为如果在台湾，准啥事都没有，恐怕不太见岛，说不定经过法官自由心证了一番之後，说他动摇国本，判他六十年哩。

正因为一切都是可大可小，可有可无，兴之所至的，中国人便只好恍恍惚惚过日子，能二抓就二抓，能乱兼就乱兼。最妙的是，越是二抓得凶的人，越是教训别人不要二抓。越是声明他啥也不抓的人，越是抓的凶。我们社会就好像一幅毕加索先生的调颜料板，五光十色，好不可爱。洋大人见之，伸大拇指曰：「进步进步。」或点头赞叹曰：「提高提高。」结果苦了一些既无啥可抓，又无啥可兼的老弱残兵，用别人买一双皮鞋的钱，来养活全家。养活全家不算，不时的还有正人君子揪住他的耳朵，教他节约救国。

我们已一再反覆言之，中国传统文化中什麼都有，独缺灵性。我说什麼都有，那是真的什麼都有，不信的话，翻开古书瞧瞧，圣人也汉，君王也汉，篇篇言论，头头是道，而实际上又如何哉？君知道黄道周先生其人乎？明政权覆亡，异族入主中国，凭我们的想像，一定以为官民同心，一致对外了吧。如有抗敌英雄，也一定会被人顶礼膜拜。黄道周先生在福建被清军捉住押解到南京，堂堂皇皇，慷慨就义，你猜他遭遇了些啥？所经之地，有千里之遥，沿途所见，不但没有一点亡国现象，那时适逢新年，中国小民还一个个穿新衣，戴新帽，访亲戚，拜朋友，玩龙灯的玩龙灯，赶庙会的赶庙会，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偶尔抬头，看见一队鞑子兵，押着一个白发老头，绳困索绑，头上戴枷，手上戴铐，脚上带镣，不仅大为惊奇，连猴戏都不看啦，一拥而上，看起老头来啦。经鞑子兵介绍，原来他名叫黄道周，犯了叛乱之罪。大家一听，啊呀不好，叛乱罪是要杀头的，挨不得挨不得。只有若干顽童，拣起石子摔到黄先生头上，以示薄惩。比较懂事的老年人乃叹曰：「这麼大年纪，不知安份，竟去造反，真是个大傻瓜。」呜呼，不要看书本上、报纸上，或二抓牌讲演时猛烈推崇忠臣义士，推崇的无微不至，实际上真正的忠臣义士，无不寂寞可怜，被人「叹曰」也。

这是一种不讲是非，也不懂是非，而只一味追求荣华富贵的传统，把中国人的灵性酱得欲僵欲死。凡是有异於这种气质的行为，都被嘲弄或被惋惜，甚至被痛恨和被厌恶。不仅小民如此，应该最具有灵性的知识份子，也是如此。君看过「康圣人显形记」乎？十九世纪九零年代出版，说的是康有为先生戊戌政变和结局，其中叙述六君子临刑的那一段，是全书精华，读者先生，不可不看个仔细。书上曰——「那隶卒当先走到康广仁等六人面前说道：『恭喜，恭喜，诸位老爷们，今天大喜的日期到了。』那六人一闻此言，知道就要伏法，不由得心内一惊，彼此相视，一言不发，惟林旭忽吟诗两首道：『青蒲饮泣知无补，慷慨难酬国士恩，欲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功罪後人论。』林旭将诗吟罢，那禁卒令六人出了监门，直望刑部大堂而来。但见堂上两旁，皆列着营兵，个个手执刀斧，好不森严可畏，当下健役将六名官犯，押到堂下，当由监斩官点名已毕，困绑手上前，将六人剥去衣服，当堂背绑停当，各在背後插了标记。监斩官喝令起身，堂下那些营兵差役，均各前後押护而行。出了刑部门，各官犯乘没口骡车，一队队刀斧手、长枪手、马队、步队、洋枪队，犯车两边，每乘车有八名刀斧手围护，刽子手在後跟随。末後，监斩官头戴大红斗笠，身披大红披风，押解在後。真是弓上弦，刀出鞘，人人剽悍，队队整齐。出了宣武门，直望菜市口而去。沿途经过，那些看热闹的一层层拥挤不开。只见得刘光第坐在车中，两目双垂，一言不语，自己悔恨已迟。林旭仰面朝天，浩然而叹。杨深秀口叫皇天，自己幻梦未醒。谭嗣同、康广仁、杨锐，皆有懊悔之状。两旁观者，莫不互相议论，皆因康有为一人作乱，连累许

多官家子孙，身首异处，他□ 逍遥法外。你言我语，议说纷纷，不一会，六名官犯已押至菜市口，跪在一处，每名仍有八 名刀斧手，拥护左右，四面皆系大旗队、洋枪队、马队、步队、围绕四周，直围得如铜墙铁壁一般。监斩官坐在公案上面，只待午时叁刻，即便行刑。一会只听得值时官报道：『已交 午时叁刻，请即行刑。』监斩官闻报，当即勾绝了六人名字，忽听喝道：『行刑牌下。』那 刽子手那敢怠慢，高举钢刀，只听一排炮声，这六名官犯的头，早已个个落下。可怜富贵功 名，一旦化为乌有。」

看杀六君子热闹的人，和看杀黄道周先生热闹的人，有啥不同也欤？时间上虽然隔了叁 百年，民族灵性□依然如故。该书作者一口咬定六君子「悔恨已迟」、「有懊悔之状」，真 是以猪猡之心，度龙虎之腹。最主要的是，该书作者虽没有叹他们曰：「真是大傻瓜」，□ 更明目张胆的讥笑那些为了实践一种理想，而牺牲了「富贵功名」的爱国斗士，认为不合算 不合算。呜呼，伟大严肃，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竟成了知识份子的嘲弄对象，这正是中国 社会上特有的媚察气质。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去拼命鼓吹对权势的驯服，和对富贵 功名的追求。六君子的死，在他眼中，最可惜的是：「富贵功名，化为乌有。」呜呼，中华 民族复兴之机，看来使人紧张。於是有人就说，黄道周先生之事，乃明末之事，「康圣人显 圣记」之书，乃清末之书。现在已不是那个时代，现在是啥缠缠绵绵时代矣。啥缠缠绵绵者，吉 祥蓬勃之词，我们不加论列，盖论列了恐有未便。我们只是想，自明末至清末，叁百年之 久，都没有什麼起色，自清末至今天，又继续被酱了五十年，其僵其硬，恐怕还要更重。

一九五八年种玉麟先生和他的几位青年朋友，驾着「自由中国号」小舟，横渡太平洋， 报上天天有赞扬他的新闻，社会上也天天有座谈会、茶话会、交谊会，等等之会，对他恭维 备至。有一天，柏杨先生拜访一位作家，（尊名说不得，说了就挨揍），他是负责编「特 刊」的，我问他感想如何，他摇头而露牙，冷笑曰：「一个小浪就沉到底啦，这种傻事，我 不干，我不干。」

其实不但他不干，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干，盖灵性被酱之後，正人君子，就有两副嘴脸， 一曰群众嘴脸，一曰子弟嘴脸。对群众时一副嘴脸，对亲人时又是一副嘴脸。或上得台盘， 或写起文章，或致起训词，或坐在办公桌後，是一副嘴脸；该嘴脸也，凛凛然大义灭亲，不 可侵犯。但一旦回到自己家里，想想自己，想想妻子儿女，便另是一番嘴脸也。种玉麟先生 驾一只帆船，上面有若干现代化的设备，而且又逢太平洋最太平时期，危险是有的，但并不 就等於往火坑里一跳。作家老爷已如上述，官崽的表情，就更为可观矣。我有一位当官的朋 友，出席某学堂座谈会，慷慨陈词，唾沫横飞，差一点就当场自杀，以表他视死如归。可是 回到家中，小儿子告诉他已写信给种先生，要求也参加一份，他就立刻跳起高来，骂曰：「船翻了怎麽办？」并

引用圣人之言曰：「务虚名而得实祸，务虚名而得实祸。」

从前的酱缸固是酱缸，□是大酱缸，还偶尔有点空隙。自从来到台湾，大酱缸变成小酱缸矣。人的想法、看法、见解，也跟着更浅、更短、更庸、更俗、更教人起鸡皮疙瘩。大家有口皆碑，说种玉麟先生了不起，那是希望别人去傻，自己并不打算去傻。大家都赞扬张叁，目的是希望别人当张叁，自己并不希望当张叁。大家都赞扬李四，也是希望别人当李四，以便自己舒舒服服过日子，如果让自己当李四，怕全家都哭上叁天。咦，对岳飞先生，谁不尊敬？问题是有几人愿意自己当岳飞？又有几个人愿意自己的儿子当岳飞？不过研究起来，也不能怪谁。中国立国五千年，好像很少有光荣结局的民族英雄。翻开历史书看看，凡是有干才，有眼光，有见解，忠心耿耿，为国尽忠，拯救国家民族的英雄豪杰和爱国志士，几乎全没有好下场，不是被杀，便是被辱。五千年来，凡当权的家伙，几乎是除了二抓牌，就是二抓牌。那就是说，中国的历史好像是一系列的奸胜忠败，劣胜优败的反淘汰历史。血迹斑斑，可以一个王朝接一个王朝查考，也可以一个人接一个人查考，包管能把人查得奄奄一息，油然「叹曰」。

[上一页](#) [返回](#) [下一页](#)

序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距前集杂文之出版，已四阅月矣。四阅月中，世界上花样百出，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天气，当我为前集写序时，天正严寒，一袭老棉袍在身，冻得发抖，巴不得去偷点银子，装上洋式暖气。现在为本集写序，天已盛暑了矣，双手挥扇，都木法度，既驱不走热，也驱不走蚊。天气尚且如此，人何以堪？最近每每对镜自照，一代英雄，迎面出现，只不过白发苍苍，真是老啦。可是，老啦虽然老啦，毛病仍然如初。

毛病是啥？盖正人君子闻善言则拜，柏杨先生闻善言则□。正人君子闻过则喜，柏杨先生闻过则怒。正人君子有学有术，柏杨先生则不学无术。君如不信，不妨说两句善言教我听，或指出我一点过失试试，恐怕有你吃不了兜着走的镜头。柏杨先生与别人不同的是，我宁可被舒服的话埋葬，也不肯被逆耳之言拯救。天生如此英明，万人称赞，你有啥办法哉？为志此盛，特将在台北自立晚报上的专栏，剪贴出书。

是为序。甲辰年五月於台北市柏府

[上一页](#) [返回](#) [下一页](#)

中国人与酱缸

作者：柏扬

本文是柏杨於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六日在美国纽约华府孔子大厦讲辞。《北美日报》记者 记录。

刚才主席讲。今天我能和各位见面，是「松社」的荣幸，实际上，却是我的荣幸。非常 感谢他们，使我离开祖国这麼远的地方，和各位见面，请各位指教。本来主席和《新士杂志》社长陈宪中先生告诉我，这是一个座谈会，所以我非常高兴愿意出席。直到昨天从波士 顿回来，才发现这是一个演讲会，使我惶恐。因为纽约是世界第一大都市，藏龙卧虎。我仅 仅将个人感受到的，以及我自己的意见，报告出来。这只是发表我自己的意见。而不是一种 结论。请各位指教，并且交换我们的看法。今天主席给我的题目是「中国人与酱缸」，如果 这是一个学术讨论会，我们就要先提出来，什麼是中国人？什麼是酱缸？我想我不再提出来 了，因为这是一个画蛇添足的事情。世界上往往有一种现象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如果把它 加一个定义的话，这 事的内容和形式却模糊了，反而不容易了解真相，在这种情况下，讨 论不容易开始。

记得一个故事，一个人问一位得道的高僧——佛教认为人是有轮回转生的，说：「我现在的生命既是上辈子的转生，我能不能知道我上辈子是个什麼样的人？既是下辈子又要转生。 能不能告诉我下辈子又会转生什麼样的人？」这位得道高僧告诉他四句话：「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界，今生做者是。」假定你这辈子过的是很快乐的生活，你前辈子一 定是个正直宽厚的人。假定你这辈子有无穷的灾难，这说明你上辈子一定做了恶事。这个故 事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在座的先生小姐，如果是佛教徒的话，一定很容易接受，如果不是佛 教徒的话，当然不认为有前生後世，但请你在哲理上观察这段答问。

我的意思是，这故事使我们联想到中国文化。在座各位，不管是哪一个国籍的人。大多 数都有中国血

统，这个血统不是任何方法可以改变的。不高兴是如此，高兴也是如此。我们 所指的中国人是广义的。并不是指某一个特定地区，而只指血统。

中国人近两百年来，一直有个盼望，盼望我们的国家强大。盼望我们的民族成为世界上 最优秀的民族。但是，多少年以来，我们一直衰弱，我们一直受到外人的歧视，原因在什麼 地方？当然我们自己要负责任。但是，从文化上追寻的话，就会想到刚才所说的那个故事， 为什麼我们到今天，国家还不强大？人民还受这麼多灾难？从无权无势的小民，到有权有势 的权贵，大家方向都是一样的，都有相同的深切盼望，也有相同的深切沮丧。

我记得小时候，老师向我们说：「国家的希望在你们身上。」但是我们现在呢？轮到向 青年一代说了：「你们是国家未来的希望。」这样一代一代把责任推下去，推到什麼时候？ 海外的中国人，对这个问题更加敏感，也盼望得更为殷勤。今天我们国家遭到这样的苦难， 除了我们自己未能尽到责任以外，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包袱是很沉重的，这正是所谓前生因， 今世果。

前天我在波士顿博物馆。看到里面陈列着我们祖母时代的缠足的鞋子。我亲身的经验是 “像我这样年纪的妇女，在她们那时候都是缠足的，现在你们年轻人听来简直难以想像。为 什麼我们文化之中，会产生这种残酷的东西？竟有半数的中国人受到这种迫害，把双脚裹成 残废，甚至骨折，皮肉腐烂，不能行动。而在我们历史上，竟长达一千年之久。我们文化之 中，竟有这种野蛮部份，而更允许它保留这麼长的时间，没有人说它违背自然，有害健康！ 反而大多数男人还认为缠小脚是值得赞美的。而对男人的迫害呢？就是宦官。根据历史记 载，宋王朝以前，但凡有钱有权人家，都可自己阉割奴仆。这种事情一直到十一世纪，也就 是宋朝开始後，才被禁止。这种情形。正说明我们文化里有许多不合理性的成份。而在整个 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合理性的成份，已到了不能控制的程度。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的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 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 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

说到酱缸：也许年轻朋友不能了解。我是生长在北方的，我们家乡就有很多这种东西， 我不能确切知道它是用什麼原料做的，但各位在中国饭馆吃烤鸭的那种作料就是酱。酱是不 畅通的，不像黄河之水天上来那

样澎湃。由於死水不暢，再加上蒸发，使沉淀的浓度加重加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所谓前生因，就是这样。

中国文化中最能代表这种特色的是「官场」。过去知识份子读书的目的，就在做官。这个看不见摸不到的「场」，是由科举制度形成，一旦读书人进入官场之後，就与民间成为对立状态。那个制度之下的读书人，唯一的追求标的，就是做官，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可以做官，做了官就有美女和金钱。从前人说：行行出状元。其实除了读书人里有状元，其他人仍是不值一文的工匠。那时候对其他阶层的人，有很多限制，不能穿某种衣服，不能乘某种车子。封建社会一切都以做官的人的利益为前提。封建社会控制中国这麼久，发生这么大的影响和力量，在经济上的变化比较小，在政治上却使我们长期处在酱缸文化之中，特徵之一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因而变成一种一却标的指向「政治挂帅」。使我们的酱缸文化更加深、更加浓。

在这种长期酱在缸底的情形下，使我们中国人变得自私、猜忌。我虽然来美国只是短期旅行，但就我所看到的现象，觉得美国人比较友善，比较快乐，经常有笑容。我曾在中国朋友家里看到他们的孩子，虽然很快乐，却很少笑，是不是我们中国人面部肌肉构造不一样？还是我们这个民族太阴沉？

由於民族的缺乏朝气，我们有没有想到，造成这样的性格，我们自己应该负起责任？中国人的人际之间，互相倾轧，绝不合作。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日本侦探长训练他的探员，要求他属下看到每一个人，都要怀疑他是不是盗贼？这种心理状态用於训练刑事警察是好的。但是中国人心里却普遍有这种类似情况：对方是不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什麼好处？形成彼此间的疑惧。这种疑惧使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

我们是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有资源，有人口，八亿或者十亿，能够同心协力的话，我们在亚洲的情况，那里会不及日本？

由於长期的专制封建社会制度的丧，中国人在这个酱缸裏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年代久远下来，使我们多数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气，一切事情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而再不能思考。一切行为价值，都以酱缸里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为标准。因此，没有是非曲直，没有对错黑白。在这样的环境里，对事物的认识，很少会进一步的了解分析。在长久的因循敷衍下，終於来了一次总的报应，那就是「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外来文化横的切入，对中国人来说，固然是一次「国耻纪念」。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未尝不是一次大的觉醒。日本对一些事情的观察，跟我们似乎不同。十八世纪时，美国曾经击沉了日本两条船：使日本打开门户，日本人认为这件事给他们很大的益处。他们把一种耻辱当做，一种精神的激发，

事实上，我们应该感谢鸦片战争，如果没有鸦片战争，现在会是一种什麼情况？至少在座的各位，说不定头上还留着辫子，女人还缠着小脚，大家还穿着长袍马褂。陆上坐两人小轿。水上乘小舢板。如果鸦片战争提早二百年前发生，也许中国改变得更早一些，再往前推到一千年前发生的话，整个历史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个「国耻纪念」，实际上是对我们酱缸文化的强大冲击，没有这一次冲击，中国人还一直深深地酱在酱缸底层。最後可能将窒息而死。

鸦片战争是一个外来文化横的切入，这使我们想到，在中国历史上，清王朝是个最好的时代，如果鸦片战争发生在明王朝的话，中国会承受不住，情形将大不一样。西方现代化的文明，对古老的中国来说，应该是越早切入越好。这个大的冲击，无疑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严厉挑战，它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物质文明，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精神文明。

所谓物质文明，像西方现代化的飞机、大炮、汽车、地下铁等等。我们中国人忽然看到外面有这样的新世界，有那么多东西和我们不一样，使我们对物质文明重新有一种认识。再说到精神文明，西方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也给我们许多新的观念和启示。过去我们不知道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一切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产品。

以前中国人虽有一句话。说「人命关天」，其实，人命关不关天，看发生在谁身上。如果说发生在我身上，我要打死一个人的话，当然关天。但如果凶手是有权势的人，人命又算得什麼？所以还是要看这关系到谁的问题。古圣人还有一句话，说：「民为贵。君为轻」，这不过是一种理想，在中国从没有实现过。以前的封建时代，一个王朝完了，换另一个王朝，制度并没有改变。把前朝推翻，建立了新朝，唯一表示他不同於旧王朝的，就是烧房子，把前朝盖的皇宫宝殿烧掉，自己再造新的，以示和前朝不同。他们烧前朝房子的理由，是说前朝行的是暴政，自己行的是仁政，所以「仁政」要烧「暴政」的房子。如此一代一代下来。并不能在政治思想上有任何新的建树。而只以烧房子来表示不同。这使我们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几千年竟没有留下来几栋古老建筑。

中国政治思想体系中，也有一些理想的东西，是接近西方的，例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的话，但这也不过只是一种希望和幻想罢了。事实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王子犯法绝对不会和庶民同罪的，中国人向来不知道民主、自由、法治这回事，虽然以前有人说，我们也有自由，可以骂皇帝，但我们的自由极为有限，在统治者所允许的范围内，有那么一点点自由。人民或许可以骂皇帝，但得偷偷地背地裏骂。自由的范围很狭小，当然可以有胡思乱想的自由，但是民主、法治等等观念。却完全没有。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当然，我们在感情上也不得不这样认为，否则就难以活下去了。但世界上还有另一个伟大的民族，就是盎格鲁撒克逊。这个民族为世界文明建立了钢架，像他们的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和司法独立、司法陪审制度等，为人类社会，建立了一个良好结构，这是它对文明所做出的最大贡献，也是西方社会能够在政治上走向合理公平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再浪费的选举，总比杀人如山、血流成河要好。对于西方一些好的东西，我们必须有接受的勇气。有人说西方的选举不是选举人才，是在选举钱，而这种钱不是一般人所可以负担得起的，即使这样，浪费金钱，也比浪费人头要好。

一切好的东西，都要靠我们自己争取，不会像上帝伊甸园一样，什么都已经安排好了。中国人因为长期生活在酱缸之中，日子久了，自然产生一种苟且心理，一面是自大炫耀，另一面又是自卑自私。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忘记了影片的名字，一个贵妇人，她某一面是美丽、华贵、被人崇拜，另一面却是荒淫、无耻、下流，她不能把这双重人格统一起来，后来心理医生终于使她面对现实，她只好自杀。我们检讨自己病历的时候，是不是敢面对现实？用健康的心理，来处理我们自己的毛病？

我们应该学会反省，中国人往往不习惯于理智反省，而习惯于情绪的反省。例如夫妻吵架，丈夫对太太说：你对我不好。太太把菜往桌上一贯。说：「我怎麼对你不好，我对你不好，还做菜给你吃？」这动作就是一种不友善的表示，这样的反省，还不如不反省。

自从西方文化切入以后，中国在政治思想上固然起了变化。在道德观念上也起了变化。以前，丈夫打老婆是家常便饭，现在你要打一下，试试看！年轻朋友很幸运的是。传统之中一些堕落的文化，已被淘汰了不少，不但在政治上道德上如此。在所有文化领域中。如艺术、诗歌，文学、戏剧、舞蹈，都起了变化和受到影响。

一谈起西洋文化、西洋文明，准有人扣帽子，说「崇洋媚外」。我认为崇洋有什么不可以？人家的礼义确实好过我们的粗野，人家的枪炮确实好过我们的弓箭。如果朋友之中，学问道德种种比自己好，为什么不可以崇拜他？中国人没有赞美别人的勇气，却有打击别人的勇气。由于我们的酱缸文化博大精深，遂使中国人「橘越淮则枳」。橘子在原来的地方种，生长出来，又大又甜，但移植到另一个地方去，却变成又小又酸了，这是水土不服。我有一位朋友，他就是在我坐牢的十年中，一直营救我的孙观汉先生。他曾将山东省大白菜种子，带到璧斯堡来种，但种由来的菜，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

可是日本人就有一种本事，学什么，像什么，而中国人学什么，不像什么。日本人这种精神了不起。他可以学人家的优点，学得一模一样。中国人兄台找出藉口，用「不合国情」做挡箭牌，使我们有很好的拒绝理由。甲午战前，日本人到中国海军参观，看见我们的士兵把衣服晒在大炮上面，就确定这种军队不能作战。我们根本不打算建立现代化观念，把一切我们不想做的事，包括把晒在大炮上的衣服拿开，也都推说「不合国情」。

像台北的交通问题，原是最简单不过的事，多少年来，却一直解决不了。我想如果对违规的人施以「重罚」，几次下来也就好了。但有人提出来应该要教导他们「礼让」，认为礼才适合我们国情。我们已经礼让得太久了。被坑得太深了，还要再礼让到什么时候？我们设了一个行人穿越马路时的「斑马线」，「斑马线」本来是保护行人的，结果很多人葬身在「斑马线」上。我有个朋友在台北开车时横冲直闯，到美国来后常常接到罚单，罚得他头昏眼花，不得不提高注意。就像交通规则。这么简单的事，中国也有，可是立刻扭曲。一谈起别国的长处，就有人号叫说「崇洋媚外」。事实上，美国、法国、英国、日本，他们有好处的，我们就应该学。他们不好的，就不应该学，就是这么简单明了！

有位美国人写过一本书[日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并没有人说这位教授崇洋媚外。由此可知，酱缸文化太深太浓，已使中国人丧失了消化吸收的能力，只一味沉湎在自己的情绪之中。一位朋友开车时往屯突然地按一下喇叭，我问他为什么？他开玩笑说：「表示我不忘本呀！」我们希望我们有充足的智慧认清我们的缺点，产生思考的一代，能够有判断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才能使我们的酱缸变淡，变薄，甚至变成一坛清水，或一片汪洋。

中国人非常情绪化。主观理念很强，对事情的认识总是以我们所看见的表象做为判断标准。我们要养成看事情全面的、整体的概念。很多事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发掘，就比从一个角度探讨要完全。两点之间的直

线最短，这是物理学上的。在人生历程上，最短距离往屯是 曲线的。所以成为一个够格的鉴赏家，应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有鉴赏能力的社会，才能提高 人们对事物好坏的分辨。以前我曾看见过老戏剧家姜妙香的表演，他已经六十多岁了，脸上 皱纹纵横，简直不堪人目。可是，这对他艺术的成就，没有影响。当他唱「小放牛」的时 候，你完全忘了他苍老的形象。大家有鉴赏分辨的能力之後，邪恶才会敛迹。好像我柏杨的 画和梵谷的画放在一起，没有人能够分别，反而说：「柏杨的画和梵谷的画一样！」那麽， 真正的艺术家会受到很大的打击，社会上也就永远没有够水准的艺术作品。

中国虽然是个大国，但中国人包容的胸襟不够，心眼很小。前天我在甘乃迪机场搭飞 机，在机上小睡了一个钟头，醒来後飞机仍没有开，打听之下，才知道他们在闹罢工。我惊 异的发现，旅客秩序很好，大家谈笑自如。这如果发生在我们国家。情形可能就不一样了。 旅客准跑去争吵：「怎麽还不起飞？怎麽样？难道吃不饱？闹什麽罢工？罢工你还卖票？」 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我是领航员。说不定我也参加罢工。从这裏面也可以看见所谓 大国民的气度，美国这个国家的包容性很大，它不但包容这麽多肤色和种族，还包容了不同 的语言和不同的风俗习惯，甚至包容了我们中国人的粗野。

这种风度说明一个大国的包容性：像雷根和卡特在电视上辩论的时候，彼此之间各人发 表政见：并没有做出粗野攻击。雷根并没说，你做了几年总统，只知道任用私人。卡特也没 有说。你没有从政经验，这个国家你治理得好呀？双方都表现了极好的风度。这就是高度的 民主品质。

我对政治没有兴趣。也不特别鼓励大家都参与政治，但如果有兴趣参与，就应该参与， 因为政治是太重 要了。不管你是干什麽的，一条法律颁布下来，不但金钱没有保障，连自 由、生命也没有保障。

但我们不必人人参与，只要有鉴赏的能力，也是一样。这种鉴赏，不但在政治、文学、 艺术上，即便是 绘画吧。鉴赏的水准也决定一切。那些不够格的，像我柏杨，就得藏拙，只 敢偷偷地画，不敢拿出来。否则别人一眼看出来高下，会说：「你这是画什麽玩意儿？怎麽 还敢教人看？」有了真正鉴赏的能力，社会上才有好坏标准，才不至於什麽事都可打个马虎 眼儿，大家胡混，酱在那裏，清浊不分，高下不分，阻碍我们的 发展和进步。

我的这些意见，是我个人的感想，提出来和大家讨论，还请各位指教，并且非常感谢各 位。

[上一页](#) [返回](#)